

霏雪錄一卷明劉績所撰審其紙墨固屬清初鈔本曾以四庫著  
錄之古今說海本及淡生堂餘苑本勘校一過但均寥寥七十  
餘條而此有六百五十五條相錯懸殊且前有弘治張文昭序文一  
篇尾有成化間胡謚跋固覺遠勝槧本抑陸祁二氏輯刻是帙時  
未見完本耶堯翁曾云書不必宋元本可貴即其舊鈔完本尤  
為可珍此類是也信不謬矣

雒陽鎰先生子孟熙以儒業  
鳴世著述甚多而霏雪錄  
迺其一也斯錄吾同寅胡  
副憲廷慎雖嘗刻諸梓慮  
多遺闕舛訛尚未傳布既  
遷東廣大叅遂獲善本重  
加訂正畀予補刻成書用

廣得布以畢厥志云  
弘治紀元孟冬望日巢陵  
張文昭識



霏雪錄

雒陽 錙績孟熙著



余讀史記秦本紀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  
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  
姓之玉女徐廣引皇甫謐云賜之玄玉  
妾以姚姓之女也余以為不然按禮諸  
侯取天子之女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  
君共有敝邑事益尊貴之耳何廣謐皆  
不之考而妄為是臆說耶即為玄玉當  
與則已游連書何故於妻女之間贅一

王罕也稱太史公善叙事其深僻又如  
此哉

人問謂門下士為桃李出處或舉莖李不  
言荅之非也史記李將軍列傳諺曰莖  
不言下自成蹊說者謂桃李本不能  
言但以花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  
自成蹊逕也以喻廣雖不能出辭能有  
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桃李正指廣  
耳狄仁傑薦姚崇張柬之等或曰天下  
桃李盡在公門此其出處也樂天和令

公錄野堂詩有令公桃李滿天下之句  
是唐人已用之矣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姮娥死七星北斗也  
貫相連屬也姮娥指月而言其意謂七  
星不斷姮娥不死期君之壽與造化同  
終猶云泰山如礪黃河如帶耳吳西泉  
以七星為劍名失其肯矣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  
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  
著作任邛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

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  
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  
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  
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  
也

嵇叔夜絕交書曰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注東觀漢書曰汝郁再徵載病請  
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  
詣止東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張詵曰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

人使起然當關蓋司戶之人也唐李商  
隱詩云當關莫報清晨客又云不遣當  
關報早霜是使此也

僧亦可稱郎如支郎之類是也

僧亦可稱君如齊己送惠空北遊云君向  
峴陽遊聖境又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  
山云丹梯石路君先去之類是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云哀哇動梁  
塵又云餘哇徹清昊哇淫歌也不宜於  
魏太子用之

魏文帝詩所憂非但一江淹雜體詩尋念  
非但一又契闊豈但一言非一端也  
魏文帝常言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  
知飲食諺曰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  
本此  
詩人多用荳蔻稍頭事蓋比少女也本草  
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殿宮殿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  
記曰天子之殯也殿塗龍輜以擲加斧  
于其上畢塗屋

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  
焉嗚呼哀哉尼父蓋聖人之行巍巍蕩  
蕩豈容議而謚之哉但因其字而名之  
曰尼父而已耳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  
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鴛則鴛又化為  
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  
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效貢效陳獻也唯禽獸可言若記所謂效  
馬效羊效犬之類虞文靖題黃荃夫客

乳句言云西旅當年效貢來是也

孟言揮者謂振去餘瀝記飲玉爵者弗揮是也淵明詩一觴聊可揮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甚故呼為桑落酒後語訛為桑郎又轉而為索郎

洽恰唐人語也樂天櫻桃詩云洽恰舉頭千萬顆通作狎恰退之華山女詩云聽狎恰排浮萍

傳神謂之寫真亦謂之寫照楊誠齋題劉

敏叔所画三老圖

周益公兄乘成居子

周子中乙巳生益公丙午誠齋丁未即

人劉訥敏叔寫為三老圖

云劉郎寫照

妙通神

腳婆即令之湯婆温足器也山谷詩云千

金買腳婆夜睡天明曾文清茶山又易為錫奴

少陵已上人郊齋六一居士謂僧齊已也

按齊已南唐人姓胡氏家益陽出家于大漁山寺性耽吟咏而項有瘤癢時號

詩彙采山水不事請謁與鄭谷沈彬僧  
虛中同時去少陵遠甚歐公一代偉人  
不應如此謬悞別是一人

戴勝織紵之鳥一名戴鷩即頭上勝也

僧稱文郎始於漢不特指支遁也高僧傳  
云優婆塞支兼一名越本月支國人來  
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  
經有支亮資學於讖謙又受筆於亮亮  
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語曰支郎  
嘗見畫古帝主手持一杖過頭首施一物

如銀鏈樣因閱朱子語類云舊見外朝  
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主  
斧

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蓋伯仲是兄弟之

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  
也傳曰叔氏其忘諸乎又檀弓叔氏傳  
以禮許人注云叔氏子游字以例言則  
字季氏者亦可謂之季氏歟

北方風俗士女以正月十六日用舊曆日  
紙九道為繩亂結以首尾聯屬如一者



為兆謂之結羊腸詩人有結羊腸詞南  
中亦然

唐李商隱詩水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  
紙錢灰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  
花江似山茶黃蕊花片極厚非江南所  
藝者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米繫琵琶絃琵琶字當  
讀如丞弼之弼

俾辜字後漢時已有此語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白皮弁白接羅白綸

巾白氎巾之類初未嘗諱也但以疏細  
為吉凶之別白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而  
加飾焉

孔氏自子思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曰  
字子上子上之子求字子家子家之子  
箕字子京子京之子穿字子高子高之  
子字子慎子慎之次子字子襄然則王  
氏之之奚足訝哉

爾推山右穴為岫謝玄暉窟中列遠岫此  
用字之誤也惟陶靖節雲無心而出岫

乃不其理耳

借書四癩五說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癩  
玉有新書作啜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當  
作甌酒器也按山谷胡朝請借書目詩  
句云時送一鷓開鑠魚當從嚴說為是  
鷓夷亦酒器

今人言使酒者為有酒德是本無逸酗於  
酒德哉

予携學生李英遊何寫坡隱居逼秦生武  
來語次謂予曰學而時習之註云學之

之為言效也其嘗聞願進士觀曰北人  
學字皆作去聲讀學效聲相近故著之  
為言字以別之德之為言得也同例予  
語之曰非也先儒自有成說胡氏諫曰  
某某也正訓也其猶某也無正訓借彼  
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  
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  
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常訓通  
也果如觀言則政之為言政也不無之  
為言力也之類豈亦穀相近耶武乃服

予辨始悟觀之妄也武又問唐穀齋文  
如何予曰唐君思精學博且又得乎家  
傳人未易及也武曰願謂唐君作高氏  
墓菴記有子孫勃興之語草木可言勃  
興人豈可言勃興此不考古之病也予  
復語之曰此自有來歷春秋內傳云堯  
舜罪已故其興也勃焉又昌黎詩有勃  
興得李杜之語此其證也此觀後生淺  
學正坐不讀書之病反率爾譏評前輩  
非徒自妄又以固人予特識之以為後

### 進之戒

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  
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家十寸八寸  
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  
尋倍尋為常

嘗見有作簡謝下地人其中用羊眠鶴飛  
事乃章得象母夫人練氏嘗活建州一  
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年  
眠處薦鵠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鐘設衣

三異人示鐘莖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  
鐘於其處莖其母後摧亮休皓四世鼎  
峙於吳

虞閣老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益江  
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  
曰撥壓鉤揭抵導送也末句云空令沒  
骨畫乃徐熙子 畫花不用墨筆但  
以 色傳染而成謂之沒骨圖也鐙  
讀為燈揭錢厓典頌玉山聯句云書出  
撥鐙侵繭帖

戶鉤鑰屬也今人亦用之謂之門鉤李益  
有詩紅樓院尋廣宣不遇詩隔窻愛竹  
無人問遣向隣房覓戶鉤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  
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峰疏云不受諸受  
亦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  
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  
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  
則無<sub>此</sub>不徹

王摩訶詩金裁衣學水田謂袈裟也按章

服儀云條堤之相事等田疇如畦貯水而養吉加苗譬服此衣生功德也一作髦毫音加沙葛洪字苑始改從衣耳具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從色得名亦名德色衣

皮日休元逵士人種藥詩云藥名却笑桐君少按唐經籍志有桐君藥錄三卷蓋桐君山名在嚴州昔有人採藥結廬桐木下指桐為姓故山得名云箕踞者蹲也前漢史注謂伸其兩脚而坐

其形似箕又唐子西箕軒記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茸肩抱膝而危坐偃俛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技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之然而抱禮法者之所為也

兄謂弟為舍弟老杜集有得舍弟消息詩又舍弟卑棲邑是也雖謂之家弟亦可唐柳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

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  
郎中謂公權也亦有謂他人弟為家弟  
者嘗見張外史天雨送料如川詩墨蹟  
稱如川之弟為家弟

入閣之禮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  
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  
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伏紫宸便殿  
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  
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

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  
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軋符以  
後因亂禮閣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  
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  
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  
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  
見中興殿後唐明宗殿也便殿也此入  
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  
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

避家諱不為某官者五代時猶然如唐明宗崩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至于今士大夫守之不廢若國初曾魯得之以父諱順不受中順之階是也

押字謂之花字者蓋唐人草書名為私記號為花書韋陟常書陟字如五朵雲時謂之五雲體此花押之始也葉石林謂唐誥書名未見作楷字者如荊公亦只押石字作一橫畫左捺中作一圖圈詳

見燕語

梵志翻着襪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溪襪出退之送文暢詩字書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槪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式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先明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寢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  
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惟佛  
舍利推擊不碎弟子舍利推誠即碎出  
法苑如誠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  
綴髮上

縱踴獎勵也縱踊從更義一也皆音憇勇  
竹言上番自是人方言上番則成竹矣  
老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作去聲讀昌  
黎集和侯協律詠笋云庸知上幾番是  
則天可作平聲豈唐人二聲相通歟黃

山谷笋肴幾番成亦平聲讀

藍舉作平聲樂天藍舁早晚入槐亭是也  
作上聲藍舉不來乘晚涼又臥乘藍舉

睡中歸又陸乘藍舉水乘舟是也

郵即今之驛故樂天棣華驛見楊八題夢

兄弟詩云應有郵亭棣華是也

行人之裝謂之裝囊者蓋行者資賄盛以  
囊橐故也史思明執懷恩索其裝囊是

也

世傳七子八關圖所乘襍牛馬騾驢而中



服亦不等題者徃徃不知主名吾友唐君愚士博學強記亦嘗題之云七騎從容出帝閭蹇驢駉馬襟山牒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似以為登瀛曰之半也予偶閱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題七子圖詩曰清譚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是指晉世清譚之流按豫章黃太史題七子画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

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模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豫章以博洽名世其題七子止云云若此不知文貞果何所據而言之又虞文靖題孟浩然像云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是則七子乃唐人也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早則稱行階早官高

則稱守官以階同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楚辭離騷經第二章名均二韻不音韻終不叶須名音眉延反均居員反韻始叶不知如何不音

胡餅今之蒸餅也高似孫謂以胡麻着之故謂之胡餅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細素襍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嗜故曰胡餅也出通鑑二百一十

八卷

礎杵之製不同或削木為椎長尺咫許兩手各持其一少陵新月猶懸雙杵鳴是也古人以木為春杵長及肩兩頭平拱而擣之張說只知挹杵擣秋砧是也予嘗見周昉畫擣練圖如此宋內府所藏物也

杼字韻書注機之持緯者即今俗所謂筮者是也筮扣音詩通釋曹氏以為梭者非也韻書注梭織具所以行緯者固非

杼矣吾友宛平任惟本云嘗見北姬呼  
窳為杼此一證也廬陵張員外昱題乘  
槎春有織女弄機梭杼鳴非梭明矣又  
柳待制貫文集有雙杼寒梭之語則愈  
明矣又坡翁詩亦有絲穿杼之語即指  
今之窳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  
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  
之名 牧菴澧州廟記

世傳江南李圭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  
一鉤勒謂之錢鉤鏤自云惟柳云惟有  
此筆法黃山谷詩云江南錢鉤鏤最許  
誠懸會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  
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石闕碑也古樂府石闕生口中銜悲不得  
語是也故司空圖題裴晉公華岳廟題  
名云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  
題

劉院遇仙天台山初無桃源字桃源乃秦  
人避世之所於劉阮事不相涉古今文  
人徃徃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小主人  
云上清真子玉童顏花態嬌羞月 閒  
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豈  
以天台亦有桃花故牽合耶  
今人以半夜鷄為不祥此說相傳已久故  
唐來鵬曉鷄詩云黯黯嚴城罷鼓聲教  
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  
為妖半夜啼

唐韋居守晚年常有退休之志因署其居  
曰大隱洞命元稹賦詩稹詩云謝公潛  
有東山意已向朱門啟洞門大隱猶疑  
戀朝市不如名作罷歸園

杭州天竺寺人傳每歲秋中嘗有月桂子  
然余初未之信及觀皮日休詩有云玉  
顆珊珊下月輪殿前收拾露華新至今  
不會天中事應是姮娥撒與人白樂天  
東城桂詩亦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  
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

間取次生

樂天嘗持月齋其早春持齋詩云正月晴  
和風景新紛紛已有醉遊人帝城花笑  
長安客二十年來負早春又有出齋日  
喜皇甫十早訪云三旬齋滿欲銜盃平  
且獻門門未開除却朗之携一楹的應  
不是別人來

唐章孝標及第後嘗寄淮南李紳相公一  
詩云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  
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詩人洗眼看

李谷之云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  
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  
高心

唐時婦女畫眉尚濶故老杜北征云狼籍  
畫眉濶或云言女幼不能画眉狼籍而  
濶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髻叢梳  
濶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  
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獄名夏曰鈞臺殷曰羨里周曰圜土秦曰  
囹圄

芥辣古人亦用之記見芥醬必知獻魚膾是也

黃竊樓以費禕登仙騎黃竊憇此遂得名一曰費文禕

王六石一日與明道論事其子零蓬跣持婦人冠以出問曰造論何事安石曰青苗法阻不行故與伯淳計之其子箕坐大叫曰梟韓琦富弼頭于市法即行耳此事怪甚其子如此則安石為人可知矣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蒙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養錢故遲々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徃徃如此

宋高聖登極三四日後昏霧四塞說者謂耿南仲邪說蒙閉之兆

書之中箱本起於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諸王爭効之予性喜飲灰酒因讀李長吉詩云酒喜漉

春灰陸魯望云社酒灰香似去年乃知  
唐人已有好之者

張外史伯雨竹枝臥甌高筆塚用坡翁飲  
雋甌屢臥語也

劉公稱韓愈鬻文之金為營墓中人物攫  
而走之陳長侯陽城始請月俸嘗稱其  
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秘書郎河東  
柳識撰文李陽永篆額大理司立吳郡  
張從申書謂之三絕碑又魯山令元德

秀墓碑李華撰文顏真卿書亦李陽永  
篆額謂之四絕碑

柳柳州集禮部賀嘉瓜表浙東觀察使賈  
全所進越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  
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今山陰縣十  
有八鄉無移風鄉西小江北止有清風  
鄉與安昌鄉相並鄉有寺俗名移風即  
寺也豈後人所改歟

前人墓誌未有書蓋石者自柳子厚亡姊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始云凡誌于墓

者琢磨蓋石加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改茲石而書焉是也

東坡嘗有文尊義尊之目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尊在黃州與諸家酒于一壘謂之雪堂義尊

柳子華公綽之伯父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子溫曰保養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為公綽字又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

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于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簣矣



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清言漢  
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  
人唐學舍六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  
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  
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  
生二百人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  
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  
五品服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  
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二萬斤冊以漆  
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  
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

夏國使至京許就驛質賣宴坐朶殿

說夫醕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出錢為

醕出食為醕趙武靈王滅中山醕五日  
是所起遠矣孝文本紀漢律三人已上  
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宣和間禁庶民稱龍天君主等字

宣和三年始罷辟雍省其司成以下宮天下舍法皆罷腹科舉取士然齋課以八日試經義十八日試論二十八日試策宣和間學官鼓節所三昏四講五食六陞堂七還齋八集九學門以所鼓啟昏鼓

闔

越絕云秦皇東遊之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錢唐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

尺六寸刻子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果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秦皇石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亦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

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顛並黃苑無樹木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鶴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插一

碑于其中文皆為風土所剝隱約就碑  
可見缺畫典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  
石果岑石欵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  
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

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書其字  
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文字整頓是小  
篆也

山谷次韻錢穆父贈松扇有云可憐遠度  
幘溝漣蓋高句驪漢時從玄菟郡受朝  
服衣幘築小城置漢朝服衣幘其中名

北城為幘溝淩東坡亦有和張耒高麗  
松扇詩

樂天崔晦云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  
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故公有絕句云  
清夜調琴忽有情欲彈惆悵憶崔卿何  
人解愛中微上秋思頭邊八九聲

元禎之子名道護禎沒時甫三歲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郡唐張志和所謂西  
塞山前者也顏魯公真卿與志和友善  
公刺湖州時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

詞志和首唱云去真卿與陸鴻漸徐士  
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迺相評尚  
胡穆秀才遺東坡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  
兩柱可以覆而不蹶疑飲器也有古篆  
六字坡亦不能識

東坡嘗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日之利暫  
佳積氣使精終身之患不少公惟以濃  
茶漱口齒間餘肉因而脫去且齒性便  
苦漱之齒愈堅以故不飲茶一日因遊  
諸寺飲曬茶七盞有戲書勲師壁上云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霸運已忘家何  
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紹興郡學教授廳君子堂三大字米魏了  
翁所篆其先本趙氏堂顏流落城東小  
家支以為榻洪武中教授王俊華見之  
致揭于此云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  
一枚吞之遂娘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  
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  
嘗作輓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

稱鉄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  
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  
兒來曰此南岳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  
訖先生

虞文靖公初喜寫八分未工在  
稱疾謝客一月不下榻後出以示人無  
不嘆伏

績之從祖祖父廣信教授府君好鼓琴嘗  
蓄一雅友琴以自娛府君卒因亂竟流

落人間錢塘施彥昭牧州子也世以知  
琴名余嘗質之彥昭曰寔良材也今在  
吳中士人家云

丹崖唐先生蓄一紫小硯背有縱渠若剖  
竹竟硯不知何制度也先生銘之曰永  
二奇越余歸四方爾携昌余辭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  
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飭檐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  
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

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初無人以花葉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  
山農用漢製刻圖書印甚古江右熊  
笥所畜頗夥然文皆陋俗見山農印大  
嘆服且曰天馬一出萬馬皆暗于是盡  
棄所有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閣嘗取秦漢以還  
印子用越薄紙印其文剪作片子帖  
成帙或圖其樣如壽亭侯印雙紐四環  
之類為二卷余嘗見之

永樂己丑八月虎入越城之戴山指揮使

王斯道命軍士搏殺之

粉牋書字不經以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  
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  
薊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  
久剥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  
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富春 寺碑文刁洪武丁巳夏一初仁公  
住普福時所撰俞紫芝書予時寓吳山  
普光精舍寔見之撰書氏作缺岸松雪

者偽耳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搔動某氏囑其子曰吾家貲賄頗豐爾不能全必吝之慎勿棄此篋中物也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蹟乃大悔欲盡棄之時掌事人在側曰郎君苟不欲願乞鄙人遂與之寄近僧寺後為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度藏之遇佳客則出玩其中一硯可二尺

餘衡可二尺石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買之富人以獻公極便揮洒亦為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祿皆為灰燼惜哉

滁州清流縣菱溪本名荇溪避楊行密嫌名改為菱

滁之琅琊山有六一泉蓋公守滁時名之也杭之西山亦有六一泉在報恩院孤山之址公未嘗至杭僧惠勤思之坡公

因名此泉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聚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昇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

熊太古先生在成均日初未嘗有所指教諸生皆易之後一顯官見先生驚曰先生乃在此邪因請說經先生正襟危坐論辨亶亶剖析玄奧殆無餘蘊諸生始嘆服謝曰今日乃知為吾先生也

洪武甲子冬眉山蘇太史伯衡自錢塘校文回至越館于郡庠余與夏元賓毛鼎臣唐愚士謁之先是太史與王先生好問錢博士子予王教授俊華坐于中南面司訓余師堅張彥輝王彥益坐于東序西面北上太史以齒楫元賓並坐元



賓謂嘗請益于松瓢好問先生別號固  
辭乃與余回人坐于南序東面北上一  
時人物之盛揖讓之禮雍容和樂有三  
代之遺風焉

姑蘇太平橋張氏鄉家有故元諸名公合  
手作文會圖一巨軸實奇物也盛子昭  
畫松邊伯京畫墨竹張叔厚畫人物王  
若水畫鶴倪元鎮畫遠山趙仲穆作小  
序李子雲書時王元中在座亦列名其  
間

至正間歲大風民以荒聞朝廷遣公按之  
信然秋稻復花民仍以熟首于公公不  
可曰汝等不知耳此稻花而不實譬之  
雪花冬則六出至春唯五出是歲果飢  
元帥謹齋夏公諱若水予從祖叔父允善  
之外祖父也居錢塘西湖之昭慶灣第  
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敬涼亭如眉  
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等  
皆宏麗時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諸  
堂皆施玉色簾放華燈上下輝映極為

偉麗士女縱觀達曉娃僮輩徃徃得遺簪墮珥

元帥夏公之居昭慶灣諸以僧樂送葬者至第輒止過第如初後遂為故事

戴月伯庸個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子割薦而爨鬻鞞而食叅政董公搏霄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

以給朝晡友人有所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其度量如此

管夫人嘗用銀硃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夫題絕句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綉兒春風生面目

紹興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仙人洞在越

樓峰下乃九江葛秋岩慶龍遊息之所

慶龍蚤年嘗入匡廬學浮屠法稱璿書

記不樂遂歸俗放浪江湖中名公鉅卿酒徒劍客徃徃多與之遊好為詩落落

有氣槩遇風日清美乘筍輿遊天衣雲  
門諸山岸幘披襟儵然如畫中人物年  
逾七袞覲齒童顏終歲不凜沐肌膚清  
潔衣垢不生蚤蟲化去王君理得函其  
子石洞仍鑄石為肖像并一鶴于洞  
中至正末為盜所發至今稱葛仙洞其  
寄漁翁江南野道人又其自號云  
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以只孫  
為織成帷幘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  
功臣常待宴者別賜冠衣制劄如一謂

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廉訪家傳賜金  
文只孫一襲是也又有縷皮傳金為織  
文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為枳  
秘閣石刻本新昌石金紫家故物會稽唐  
彥常丹厓先生之叔父也嘗欲拂一本  
不得乃發憤曰我即得此石當與好事  
者共之後石氏求售彥常厚賈購之仍  
顧工拂施連官過客求者甚衆而彥常  
不倦願以此耗其家云  
余從祖父廉使府君為御史時劾奏殿中

侍御史哈麻及其第雪雪罪惡章三上  
忤上欲殺之時治書樊時中苦諫以為  
自古無殺諫臣之理如上必欲殺之臣  
願納印綬以故上意稍解  
樊公時中為淞江叅政觀潮嘗題詩樟亭  
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  
大信不虧天不老淞江亭上看潮來公  
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  
弓抽矢馳射于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  
衆自郊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達矢帖木爾公幼時嘗有所執而入鎮南  
王見而問曰汝手中何物也公曰別奢  
赤持白紙一番達矢木爾愛而取之  
別奢赤者國語謂吏人也王不言久之  
曰是子他日必眼黑也眼黑猶言貪墨  
耳及公鎮淞果黷于貨  
客省大使哈刺璋善啖右丞潘公嘗邀早  
飯盪北羊背皮一燒鶩一東陽酒一壘  
餅子一箸先割羊鵝肉捲餅食盡却以  
餘截下酒飲盡又以煎魚一巨嚙喫水

餘二噐至正 七月間于官舍坐逝  
時天氣甚熾浴飲坐龕中三日容色如  
生觀者嘖嘖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  
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  
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  
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  
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云王召議事二  
使以上厩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  
學士具集上曰 上晏駕上都某

欲竊神器偽使者賈詔且至鄉等在廷  
局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  
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于是定  
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  
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  
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  
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  
遇賞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  
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

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其人拳止亦然料知必危六朴也

山農居大都既不遇惟落落自放嘗謂月魯不華公曰余欲買一黃牛乘之掛書角上以遊會月魯公南轅傳聞士大夫間故有燕市騎牛之語而實未嘗騎也康伯可工長短句其為人備見于其友吳

興陶君所為引謂其少時性豪放殆麒麟天馬不可羈及揮塵劇談浩歌滿飲發為詞章秀潤風雅靖康間攝淮西帥幕嘗上中興十策不報南渡後落魄吳越問抱志鬱鬱以詞章自娛且曰吾必追漢晉風流唐宋諸賢非我師也常以小園促蘇養直赴雪夜溪堂之約即醜奴兒令者是也溪堂在荊州蘇公報章其畧云自秋晚迄今凡三作書并酒去今日雪後方辱報并以佳詞見招數十

年來無此風味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  
晴須有月若溪堂聞橫笛聲即我至矣  
所謂莫掩溪門真成一段奇事予每想  
像二公風致手書此詞并後湖書語與  
好事者玩之

尚書貢公玩齋先生至正壬戌督漕于閩  
之三山逾年召還時風飄未順暫居城  
西香嚴寺因故臺基增築之名曰高風  
臺辨香道隱公以錢為公庀工亭其上  
曰鳴鳳亭又得古泉于臺東曰西冷泉

時劉君子明建其齋中從公遊公又有  
秘書之命北還劉君建生祠六楹于臺  
東仍搏土肖公像事之題曰思玩齋盖  
以公素號玩齋故也又益北軒曰樂善  
齋公平日宦遊皆有行窩若雪月若蚓  
窟若鷗堂若粟春者是也劉君又作白  
雲窩于樂善齋西且求時賢題詠以寓  
其悠然之思也非獨公文章德業有以  
系劉君之思而劉君父子拳拳不忘于  
公者何其勤且至哉劉君余獲交焉惜

其子已蚤世子不得見今余家藏公文  
彙若干卷則中手錄也尚未完中字庸  
道

洪武癸酉予寓蕭山夏忽有河魚之疾飲  
食不入口者信宿矣忽周君尚謙偕會  
稽文學繆慶元來訪予灑然款坐久之  
繆以如京告別甚急周獨留共酌是日  
疾遂已昔者檄與詩皆能愈疾况個儻  
士哉

元末有隱君子張南榮者讀書善鼓琴時

軍帥有慕君一見而不可得者使數至  
君始往見之且曰知君妙于音固欲相  
浼君為作秋風亭臯竒曲適帥瘧作聽  
畢醒然起曰吾病去矣自後瘧遂除

天台王中孚嘗閱佛氏書以朱筆鉤其玄  
人問之曰作釋氏文章備用故耳

頤過改之余先子同門友也其弟過之不  
悌常因事而犯改之改之言笑自如但  
云意不同耳何必怒也其弟喃喃愈甚  
久之亦但云便是意不同耳終不與辯



魏國李文忠公孟字道復號秋谷至正間  
末貴時束書遊京師予先君之外王父  
中書平章益國楊公諱吉丁一見輒器  
重之薦之裕宗裕宗崩公乃延致家塾  
為諸子師

段應奉天祐極清羸食不合數合稍多則  
不能安必令婢僕以槌其背尚不能  
安其寢如是者十餘年人之躰有不裕  
欲人槌拊之雖古人亦有之白傳詩云  
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言老病也

周左丞伯琦在姑蘇時聽事中惟設一椅  
餘無坐榻獨楊孟載至始索坐子譚論  
久之仍召其門客謝某倍坐具小酌從  
容興極乃休

高季迪啟嘗為饒介之叅政門客時唐虞  
敬肅寓姑蘇坊每日夕介之以  
一卒韉馬送季迪歸經唐所居唐必預  
具酒饌待之季迪遂繫馬留連觴詠率  
至鼓絕乃無夕不爾時愚士侍側飲聞  
緒論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  
紛一日令韉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  
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  
常謁見故荅其意耳前輩不以德位自  
高如此

吾從祖祖父教授府君居蕭山奉

公出為浙東廉訪使道蕭山拜府君宮  
自縣令以下皆來候公府君以次延坐  
自坐門東時尚右奉 公侍立府君側  
親為下茶執弟子禮令等不安席公曰

官人輦安坐此則某叔父家也

奉 公為御史時居錢塘馨如坊第張潞  
公翦以應奉翰林代詞至抗一日來訪  
僮馬甚約門者易之不為通名公知之  
急策馬追至清河坊及之乃延歸剗羊  
設席盡歡而罷潞公去奉 公召門者  
杖之

趙松雪歸吳興常見夫媼操槩舟馬以為  
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尔  
夫婦溫波亭供洒掃可乎天媼欣然居

之一日公從弟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  
何夫嬾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歛  
形之具耳公曰我遠行間憶奎章閣一  
石甚竒命待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  
特甚俾夫嬾驚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  
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宋尚書子章在越中嘗館黃文獻公于竹  
深荷淨之軒公正構文忽厲聲如怒狀  
尚書驚問之知為亂雀喧嘩亂其文思  
耳

吳人有稱雪菴居士者書刺謁趙松雪公  
公曰青蓮居士即香山東坡耶吾今未  
聞有此人也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  
出外門見一人伏于地公驚問之踟躕  
不敢言但致願見之誠公徐曰尔非昨  
來雪菴居士者乎遂呼使入贊見之禮  
頗豐羊酒茶餽又出柳筆兩枚王右丞  
雪裏芭蕉一幅初獻公未言公遽曰尔  
來欲吾題此画耶濡筆題而歸之其人  
拜謝而去公為人敬慕如此



勾曲張外史兩嘗求張文獻公 文久

而不得一日公來訪外史先密于書齋  
設文房之具甚精緻乃延公入坐外史  
殆以它事出公默坐久之援筆構文頃  
刻而成

宜興無錫歲歉道塗多殍時官于僧寺假  
鑊作糜食飢氓僧閉門不與曹文貞嘗  
有詩云緇衣終日誦慈悲蝼蟻傷生亦  
皺眉一鑊高懸萬人命貪嗔當畏老天  
知又云沴氣無情若降災飢民徃徃皆

如鮑微軀不惜填溝壑還我生前布施  
來可謂深中其貪狠之病矣

濟寧故老十餘人莘士先生其一人也間  
居寬衣博帶以木綿製短勒鞞厚底拄  
過頭杖脩眉如雪長髯至腹容度舒遲  
談論雄偉儼如商皓儔匹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  
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徃  
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錢崖揚先生具道  
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

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  
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  
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  
欣然從之錢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  
名于時

元辦章杭只不華公凝重有廊廟器善調  
攝晨朝惟素食常蔬三四品春冬以齏  
同豆腐作羹秋夏冬瓜羹不御魚肉午  
乃進豐饌

公出蒞江淞時常以盤薦一物覆以黃帕

置案上人不知為何物乃英宗所賜玉  
尺也若曰玉有溫潤剛栗之質尺有方  
直裁製之躰以表公之德是以恒置于  
前亦不忘也叅政某因公如廁于掾吏  
索觀之誤墮地為三段惶恐不自安公  
出具以故告且謝不謹公神色自若為  
言英宗眷顧之隆而已方進德未能之  
意以其一與叅政一與掾吏一仍置盤  
中人益服公雅量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

魯博貫群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  
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  
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括蒼張彥芳清敏有治才洪武間嘗為縣  
令吏民伏其能時縣事煩劇夜張燈閱  
吏牘雖百紙目視手批頃刻俱了喜賓  
客公私往來經其邑者慰同館穀不夾  
一人時李盤介石為丞才少劣于張  
亦謹愿以能稱稍不如張意張即厲聲  
責之李避席立令前張怒已李長揖謝

罪徃徃如此可謂厚德人也張以抑姦  
強太甚衆構禍害之後李亦以他事謫  
戍荆楚終夜手不釋卷亦以守正不阿  
迓權門罹禍死惜哉

太守李公益

人洪武間在郡

父老人見公曰非朔望且無他諸公何  
自來邪父老曰有某乙罵公某等不忿  
特來懟爾公曰父老輩差矣彼非罵我  
也父老又曰指公姓字而罵非敢誑公  
曰與我同姓字者知幾人彼自罵他人

非我也雖然徒勤父老待一茶而謝之  
人伏其度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  
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  
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  
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前輩謙退不矜予幼承先澤得執訊掃搢  
紳先生前每過題品更相推讓不肯相  
高雖老成亦如此吳有璫上人者嘗出  
牧羊圖求先君題先子劉紙作小片子

細書黏画上璫固求書之先君曰此名  
筆也俟觀者題之乃可寫爾蓋慎之也  
比年後生小子一有卷軸不問畫之珍  
秘經何人品題遽尔大書亂道廁于其  
間汙人好畫恬不知媿大可畏也錢塘  
錢孟襄好事會稽王山樵為作過墻梅  
一小幅徐始豐貢南湖王玩草三先生  
唐君愚士暨予各題七言絕句其上孟  
襄甚珍愛之嘗懸書室中一日孟襄出  
時一老生容其所於紙隙處亦題一絕



孟襄初不知及見大為懊恨亟欲剝去  
之此可為不自知者也昔太白鸚鵡州  
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卻菴先天觀圖云不是三年不題句卷  
中為有范摯詩新學小子可以為戒  
須溪劉會孟凡題識書畫所書名中藏三  
代人物字懔署者輒易別宗太史濂云  
虞邵菴之子臯門初誕時即菴方入朝至  
臯門適聞之故以為名 至正間困  
頓鄉里死於江西 寺僧為行狀莖之

仇山村熙晦翁馬虛中道士常畫畫為三  
笑圖題云云從渠贊歎從渠罵如今只  
作虎溪看

熊子仁名僧啟歪頭祭酒之子達實帖木  
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羲猷一童以小篋  
負文房具自隨常執筆畫烏絲不用界  
尺細直而勻莫大璞危公文善

集賢馮油粟博學強記一日過宋子虛宋  
出其橐視之馮疾讀默識遇佳句輒朗  
誦終卷而止明日為子虛序之一揮千

餘言昨所讀者輒表而出之次第不差  
海粟平日豪雋亦可槩見矣

坡公特能持儉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類俗人真可謂談而有味者口腭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又與王定國帖云須少儉嗇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闕乏不繼二是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長福之一端又云廩入雖不繼痛

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明以画叉挑取一塊即藏去画叉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每日一錢此間物賤故也此公平日自謂長策不敢獨用而嘗告于朋友者予雖樂此然時時犯戒乃伏公力量不可及也

錢崖楊君居吳淞一日路義道招顧仲英與錢崖同飲以瑠花珠月二妓斜席因

舉酒微詩令曰詩不成者浮白蓮盃三  
錢崖詩云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  
玉無瑕謂二妓也又仲英嘗買百花船  
艤山塘橋招錢崖與張叔厚渥于彥成  
立遊虎阜以璠花翠屏侍行俄以雪霰  
不果錢崖寄玉山詩云桃花港口小蠻  
娘腰如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出  
蹋歌直待踏春陽末云小蠻約伴合吹  
笙解道江南有于鵲蓋以鵲比彥成也  
人有和章唯玉山殊有思致其畧云仙

人手揮白玉觴雙及侍女歌春陽一聲  
兩聲鶯出谷三聲四聲未成曲朝來更  
約逍遙遊月底吹笙跨黃鵲可謂一時  
人物風流之盛也仲英有玉山草堂錢  
屋又有書畫船亭燕頤仲瑛李仲虞為  
小璠花聯句詩云鳳髻新粧小步搖李  
畫船低倚錢龍箭揚眉邊粉蝶何由褪  
頤臂上守宮猶未消揚玉笋行春歌窈  
窕李金蓮舞雪步妖嬈頤春風吹醒璠  
花夢鷓背何須甘四橋揚

神祕脩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  
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  
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  
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  
息中終日涕淚

樊昌高入舍家軒達之間畜龜數年生育  
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背偃倮  
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  
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

葦席而居其嬾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  
孔昂縮類所謂瘡疔者蓋產婦依止土  
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援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  
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  
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  
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於貲至正間困于徭役  
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  
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

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酒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擁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弟子愚騷而貪為妄人悔惑如此大可為戒木鱉不可服薊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

鱉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越皮生者嘗為山陰史時京衛官子弟給

符出州縣沒民間貲產皮典掌文書某  
衛某官之子某至山陰知皮妻美而艷  
佯與皮密強其妻出見悅之後事誣奏  
皮擅出入官物皮竟死非命妻來配誣  
考礼女子出門必推閉其面有理也夫  
君子其潜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  
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此王伯厚甫之言  
也觀此則貪濫祿就污位者獨何心哉  
朱子嘗云人不可無戒慎恐懼底心莊子  
說庖不解牛神妙到那心必 然為之

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余謂人  
事事當懼不懼便嗟跌了只一懼字包  
多少利害在裏許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  
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灾謂其  
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躄缺者又  
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  
之噫迅雷風烈必变豈有是哉

前漢長信少府擅長卿於許伯仁座中為

沐猴舞蓋寬饒劾奏唐祝欽明為八風  
舞廬藏用嘆曰五經掃地晉謝尚為鸚  
鵒舞宋冠萊公舞拓技無人託彈何邪  
當類補

世說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  
人笑又鄭縈拜相曰歇後鄭五為宰相  
天下事可知矣後世庸材叨重祿據顯  
位者幾何人使聞此語安知不內愧而  
面頰發赤哉

唐李義山以劈琴煮鶴為殺風景曾子建

七啟摹芳蓮之巢龜龜與鶴亦可謂殺  
風景矣至於張協七命丹穴之鷦斯不  
至乎煞風景而已託曰不麝不卵而鳳  
皇至近世規丹穴之肉者多矣鳳之不  
至宜哉

山興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  
而一本

陶靖節百世高士也其達生先忘榮辱非  
纏縛世故者所可比也自作祭文輓詩  
正假此以寫胸中之廓然者耳豈真以

槩於中哉黃秋畦翁嘗自書墓誌松鄉  
任士林叔寶跋其後云老畦翁閱世熟  
矣獨死生未有所屬乎為誌文以遺其  
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誚劉伯倫以  
為未忘骸骨者翁亦當一笑云予觀近  
世好名之徒預悉執筆者少已多自誌  
其墓又往往援當世名公碩儒為交友  
粉澤之以誣將來予每見此等未嘗不  
為之甲顏汗背也

史不足信以矣董狐之後不復有人焉司  
馬遷輕殺身成仁乃不為紀信立傳視  
左氏牖下華泉之載固已失之矣然以  
私害公者不為不多晉陳壽為武侯佐  
嘗被撻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  
其所長又嘗覓百斛米于丁儀之子不  
與竟不為乃翁立傳若此類甚多予之  
鼻祖長馬牧府君事金武元有紀信節  
其事炳之元之史臣修遼金宋史責賅  
于吾祖父御史衆諸族謀咸曰吾始祖  
事顯且史筆以勸善懲惡為務為一代



信書而可賂耶即與之安知後世不為  
口實乎遂止終不得書嗚呼以此觀之  
視聖人麟經皆罪人耳靜修劉公嘗有  
詩云純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  
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愛屈人  
肯哉名言乎

黃秋江者與秋谷有布衣之旧一日至京  
師謁之比歸秋谷贈以詩曰君釣秋江  
月我畊秋谷雲迹名君笑我伴食我慙  
君

坡翁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僕以為命  
宮平生得謗譽皆以此磨蝎丑宮也予  
身命皆躔斗宿雖不望二公之譽而謗  
實倍之是必磨蝎所致坡翁豈欺我哉  
**文**字有簡短而意思無窮者如荆公讀孟  
嘗君傳九八十八字而文勢四轉老泉  
名二子說九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字  
數愈少曲折愈多議論明潔筆力道健  
非老手不能到也

古人文章有用字繁不為重複者先輩嘗

論之矣如戰國策蘇代自齊獻書于燕  
王一段尤奇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  
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于  
臣齊有不善將歸罪于臣天下不攻齊  
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負  
臣臣之所重處重留也凡八十餘言而  
用十臣字七將字文勢曲折讀之不覺  
其多亦至文也歟

史記愛用泣數行下韓長孺列傳凡兩見  
之餘所見尤多

前輩所撰神道碑文書事蹟只書元年二  
年三年累去不再書某年某甲子或事  
在本年春夏秋冬則書某年春夏秋冬  
如此書則易見不書某年某甲子亦為  
書甲子有改移故也亦有累書事蹟而  
不書年者况甲子乎史記孔子世家某  
年下又書甲子蓋聖人之出處所當謹  
故如此書難以為例始豈徐先生云  
古人文字有同書一事而辭不相襲者如

韓文公貶陽山令李翱作行狀則曰出  
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  
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皇甫持正神  
道碑則曰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  
今多以先生氏字呼其子孫祖無擇袁  
州廟祀則曰貶連州陽山令在陽山有  
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唐  
書本傳則曰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  
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論佛骨表  
李翱則曰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

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皇甫持  
正則曰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  
傾城祖無擇則曰佛骨至自鳳翔百姓  
火肌膚為奉傾京師唐書則曰憲宗遣  
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  
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  
軀膚委珍貝騰道道路

唐愚士稍頌是學晉傳玄羽籥舞歌文法  
魏野黃一篇是學柳柳州鏡歌文法稽  
山采藥圖賦是學孔稚圭北山移文文

法此又是將古人文字步驟音節畫定  
樣子做

元元明善善學莊子觀其虛室擬槎亭等  
作可見

蘇六史伯衡善學人文字知周書補亡補  
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師儉畏慎等  
訓極似古人言語辭理皆到

吾友蔡惟中謂予曰蘇平仲文脫不得他  
家縱橫氣習

元

間閣學士復草加封孔子

制云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者也可謂事覈而語工

余忠宣公闕草加封孟子制云觀乎七篇  
之書拳拳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  
本塞源之論尤為親切

晦菴朱子亦嘗戲作禪家語跋周益公揚  
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去退傳精勤  
小物無有入于其間老監縱橫妙用諸

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周是別  
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竒特如  
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

邵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段大尉遺事云  
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公修史曰吾戴  
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者  
何人之頭邪眉山蘇太史伯衡作唐應  
奉肅墓誌曰尤工篆楷深得筆意密卷  
謝元功指筆意上曰此處似闕二字惟

中愚士問闕何字元功曰當添古人二  
字不然得何人筆意邪此即吾戴吾頭  
例也二君服其論予謂此例經有之如  
泰誓朕夢協朕卜語吾日三省吾身益  
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之類特未有人  
拓出耳

臨江守李侯個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  
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于  
謚議中無及臨江事太常博士柳公貫  
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

乃嘆服此紀事之法今人有諱其事遂  
隱而不書友不白部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卹改竄今之學力  
淺淺者返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  
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  
為文章則書而黏之屋壁出入觀省之  
至尺牘單簡亦必立彙其精審如此每  
一篇出土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觀其渾  
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鄭子經衍極言辭極高古是學法言文章

歛趙訪云袁公伯長問于先師虞公伯生  
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淵人也子欲  
知為文當問諸淵中庖者予川人也何  
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  
公曰川人之庖也麇塊而大鬪醱醢而  
厚醬非不果然屬獸也而飲食之味微  
矣淵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  
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潔之  
不已視之冷然水也五味之和各得所  
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

文之妙惟淝中庖者知之袁公矍然稱善

晦菴朱子因熟讀孟子知作文之法詩文不厭改少陵六一二公皆一代偉人初作未嘗不改如少陵桃花細逐揚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有得其手稟初作桃花欲共揚花語黃鳥白鳥其後乃更定如此公嘗有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此類是也又有得歐公醉翁亭記稟初云滁州四面有山累數十字後

只作環滁皆山也五字而文意自足蓋公平日作文章黏之牆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示人二公以詩文雄視海內所傳不能無改定今之淺淺者往往伸紙濡毫一揮而就自以為快其妄作如此又從而稱道之大可發笑有人得白傳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也

余讀城南聯句朝饌已百態春醪又千名初若不經意者及讀文選陸士衡詩有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sup>名</sup>乃知韓孟師  
陸語也殊不知陸語又出張衡南都賦  
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

齊東野語謂杜少陵父名閻故詩中無閻  
字余按公詩有曾閻朱旗北斗問或云  
當作殷又有娟娟戲蝶過閻幔之語故  
蔡夢弼曰豈非臨文不諱乎

王駕晴景詩云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蕪  
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宜春色  
在鄰家有無限意思荆公臨川集以初

作不蕪作全蛺蝶飛來作蜂蝶紛紛却  
改此六字殆壞了王駕也漁隱又從而  
粉飾之誠可發笑

昌黎七言古詩句法有以上三字而下四  
字成之者如送區弘南歸云落以斧引  
以纏繳差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  
發機是也五言亦有以上三下二為句  
脉者如徒展轉在床之類是也

五言古詩昌黎以上三下二為句如徒展  
轉在床之類是也文選有出郭門直視



則昌黎以前已有此法耳

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說者曰日夕則  
羊先歸而牛次之如歐陽詹題王明府  
郊亭云山城要得牛羊下便文耳詩人  
之詞豈拘常例哉  
詩有近鄙俗而理足以動人者如白傳思  
子臺有感二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  
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  
不解作江充又云闍生魑魅蠹生蟲何  
異讒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

不敢作江充嗚呼使漢武早聞此語則  
望思何勞而築哉

稱時君曰上詩家亦有用者如老杜張右  
不樂上為忙張祐回望秦川上 憂泣  
話伶官上許歸妃子偷行上密隨莫說  
夫人上涕零之類是也

唐人絕句有疊用兩韻者如高適玉真公  
主歌常言龍德本天仙誰謂仙人每學  
仙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餘皆

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襍亂無倫

**或**問予唐宋人詩之別余荅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亡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餽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斯言得之矣及客問何從去之乃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味之則去也何言之陋哉

唐人咏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蘼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向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時俗所

謂獨子耳

衛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凱風乃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楚懷昏闇之君也而離騷乃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不寤何則臣子之事君親分當如是耳齎紂之惡尤甚退之作拘幽操為文王之辭也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深得詩騷之旨矣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常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天曰朝元閣

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識者稱之不容口今之云然者不過如野人議壁隨和稱好耳求其真識亦幾人哉或以為望南山此又所謂曲士不可以語道者也雖樂天猶不免此失獨韋應物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為近之然黏皮骨矣嗚呼淵明妙處豈可以意識

求哉

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  
後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如句向  
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盡日覓不得有  
詩還自來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若在心如吟成五  
字句用破一生心如纔吟五字句又白  
幾莖鬚如蟾蜍影裏清吟苦舩舫舟中  
白髮生如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  
死不休如詩思入冥搜如搜天斡地覓

詩情如直吟曉不休若吟鬼神愁如何  
不自間心與身為仇之類是也惟知者  
可以語此今人以鹵莽滅裂之心率爾  
出言便欲過人恐無此理

王涯與甘露之禍樂天適遊香山寺有詩  
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  
章子厚謂其有幸灾之心斯言過矣獨  
東坡不然曰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盖  
悲之也余以樂天之心因蘇公之言始  
白

宋諸賢論唐以前詩多有得其肯綮者至論本朝人詩便失其本心此俗所謂護短者也

績年十一二時嘗侍家君謄詩豪有門外江深水沒扉之句績進曰江深焉得沒扉不若潮來為勝家君遽投筆驚嘆曰吾兒可與言詩矣遂定為潮來字自是命績學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瑣二喬詩意正謂瑜盡力一戰止

以得二喬為功而忘遠大之業蓋譏之也許彥周謂措大不識好惡正癡人前不可說夢耳

韓文公以道學文章自任獨於詩推尊李杜累累見諸篇什如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如薦士云勃與得李杜萬彙因凌暴如酬盧雲夫望秋云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如石鼓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之類此可見公不自高處

古今人詩尚質者或失之枯燥尚華者或失之輕浮唯淵明則不然質而甚腴華而甚典學之不造其妙如繪日月形體雖具而精彩蔑如也

太文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丘明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今之工詩文者知此則善矣

東坡謂孟襄陽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余不然之襄陽詩如

玄酒至味存焉摠有材料亦著此子不得

虞文靖公集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谿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公亟命召之已矣所在蓋詩鬼也余謂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雲可言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鷄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含耶此自有流例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陽厚傳耳目不明

記曰大夫不可造車馬此類甚多

柳柳州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沒清湘燃楚

竹烟消月出不見人歎入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

坡乃截去尾兩句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只一出

字便是去雕飾也

樂府載采葛婦歌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

我采葛以作絲按吳越春秋不止此二

句也句踐歸國外傳云采葛婦傷越王

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或作若何之歌

曰葛不連蔓兮台台音昭我君心苦命更

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蔓以作絲

文選註引此詩此下有女工織兮不敢

遲弱于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猷之

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歛兮飛尺書增

封益地賜羽竒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

拜辭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學詩家數如傳神始得毫髮不肖則為它

人矣

嚴滄浪之於詩刻意古作卓然不為流俗  
所染五言絕句如閨怨云昨夜中秋月  
含愁顧影顛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  
如懊儂歌云君子如白日愿得垂末光  
安心如螢火安得以照郎船在下江口  
逆風不得上結束作男兒與郎牽百丈  
又朝亦出門啼暮亦出門啼蛛網挂風  
裏遙思無定時五言八句如從軍行云  
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  
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

說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如出塞云將  
軍救朔邊都護上祁連六郡飛傳檄三  
河聚控弦連營當太白吹角動胡天何  
日匈奴滅中原得晏然如喜友人相訪  
擬韋蘇州作云朝朝竹林院閉戶讀殘  
書几閣晨風入荒郊寒露餘故人步屨  
至清坐每踟躕輟卷還昌興漱泉同飯  
蔬

葛慶龍詩亦有可思如贈僧云七軸連經  
供茗瓢一龕繡佛掛松寮舶香亦帶魚



龍氣自來枝頭柏子燒如謝理得惠書  
云五朶飛來漬剝藤言言響似水泠泠  
不教落在紅塵耳讀與青松白鶴聽如  
詠王石公云扶書律重大猶光天下嚴  
殺不敢藏地上老人無見者一編親授  
漢張良山菴夜磬云繡佛龕前斷續敲  
一輪月在翠岩堯肅然下界渾無響霜  
洗金聲透碧霄如筇杖云白髮慵巾短  
短衣閑行斜倚小筇枝自家弄影猶痴  
絕只似初騎竹馬時如題仙人洞併謝

草堂方公所贈石匣云多謝林僧亦好  
竒新遺石匣我酬詩鶴胎收却雲封裏  
付囑山林木客時又云雲常鎖洞有時  
開石匣中藏化鶴胎千歲不須華表柱  
飛鳴南向洞山來

杜少陵好用經中全句為詩如病榻云雖  
多亦奚為 悶云致遠思恐泥又如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

類

洪武初王青霞叔潤謝密菴元功一日在

上虞柳仲幾家露坐談詠忽見地有光  
如燐乍明乍或二公怪而扣之于礎下  
得舊石刻唐孟東野送行詩一篇云青  
山礪為塵白日無間人自有乘車者爭  
利入西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  
懷一束書去去將誰親嗚呼豈東野平  
生刻意于詩茲石以蔽聞二公談笑其  
精爽於茲有感而發也欵

蒲菴復公嘗誦二句云青山礪為塵白日  
無間人全室泐公問何人所作復以為

已作公閉目搖手云非非公不能出此  
等語復乃云孟郊詩耳二公相持大笑  
可謂知言矣

昔有二道士爭小忿相毆一人裸躄跳躅  
一人執捧從閣上木階奔下其儕作詩  
嘲之其一聯云歟火步罡行月孛魁星  
賜斗下天壇雖出一時戲劇亦可謂工  
矣

予觀金華邵原性西山別墅橐其詩全未  
有悟處蓋師心自匠而孟浪者耳以蘇

君平仲胡君龍臣薛君正言諸公視原性之作固當駭目而悸心矣以揚錢厓張一笑高君季迪王君叔潤諸作者觀之欲求愜其心者蓋亦寡焉自青田劉公基金華宋公濂而下沂為叙引識跋稱許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無乃是過欵余以其集考之原性洪武初年纔二十餘其詩題徃徃直以姓字呼先輩殊無謙牧之意其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否則其徒金清輩編錄時欲奪其師而

自改易之未可知若然則又求全之毀也予非好詆鄙見如此不敢雷同耳

洪景廬堂絕句載無名氏樂府二十五首截王維風動角弓鳴前四句為戎渾截揚子譚經處前四句為崑崙子不知何也

前人注書過求而害理者徃徃而見如老杜望嶽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不煩求索而理甚易曉而說者乃引禹貢海岱惟青州為指齊魯青三州而言不

惟不成語且使此一篇麓野拙陋而光彩頓失成何語耶可笑可笑

詩題長者乃小序也如老杜集中詠假山詩其題云云故黃鶴注曰此亦詩之序也

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是也唐人七言絕句有上五字下二字成句者此類甚多如樂天重宿驛感題云美君猶夢見兄弟王建題蔡中郎碑云不向圖經中舊見郎士元聞吹揚葉者云此時應卷盡驚沙司空圖白菊云今朝第

十重陽鮑溶懷仙云曾見周靈王太子齊已偶作寄毛秘書云借問秘書郎此意裴誠添聲揚柳枝詞云願作琵琶槽那畔成文幹柳枝詞云草澤無人處也新漢州朱衣人題崇聖寺云緬想十年前往事賈島送于搃持歸京云別來二十一春風之類也此亦一例

七言絕句有上三字下四字成句者退之纔到城聞打鼓聲禹錫添爐火欲董衣

唐人七言絕句首句第七字用也字法如  
徐凝回施先輩見寄云紫河車裏丹成  
也是也五言絕句落句第五字用也字  
法如王昌齡題灞池云垂綸幾年也是  
也

有士子問于予曰昔邵菴虞公以送袁待  
制扈從上京詩示清江范太史清江謂  
其失律而不語之故公經年不解徐叩  
之清江乃曰後聯上句第七字不當同  
聲也予謂此初學小子之談耳非清江

語也世以虞楊揭范至稱目公為唐臨  
晉帖顧不知律乎晚有是言則清江平  
日之作必無犯此者而集中七言第一  
首正月節日上瑤曆寺行礼云朝參不  
見承明廬夢想三更尚是初杳杳重山  
遍列炬冷冷流水逐行車柴門響接群  
僧磬草澤心馳上帝君聖壽延長天廣  
大固應涵養及樵漁又贈王主事如上  
都云天官幕府盛諸卿又從皇輿赴上  
京解后同為遠道客比鄰猶有故鄉情

秋風響近彈琴歧夜月懸當直斗城須  
記今年上馬日麟蒲盃裏試長生又寄  
交人云綉衣行部直面州幕府英名蚤  
歲收如此一臺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  
愁攪柳葉暗潮聲暮薛荔花懸岳影秋  
此去三湘寧久住近天須應墮書求此  
三詩每聯上句第七字皆同聲且後章  
莫與往又同韻者何耶二公皆法老杜  
者杜集秋盡一篇云秋盡冬行且未回  
茅齋竒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

上徒逢袁紹盃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  
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  
時獨好開又赤甲云卜君赤甲遷居新  
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  
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  
却岑非我鄰笑指郎中評事飲病送深  
酌道吾真又鄭駙馬潛曜宅宴洞中云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  
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挽碧瑪瑙寒誤疑  
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

樓壓鄭谷時聞襟珮聲珊珊此三詩亦  
皆同聲而麓與谷又同韻然則雖老杜  
亦不卹也予每每與人辯而人不之信  
故筆之於此則寨士子好事者之口云  
天隨沒鵲依秦樹江學巴蛇入楚流李著  
作孝光題鳳凰臺詩也天隨去鳥依平  
楚水學驚蛇到大江張翠屏以寧九江  
廟晚眺詩也二詩措意造語相類然優  
劣如辨黑白學詩者於此灼有所見則  
可與言詩矣否則更與三十棒

少陵秦州詩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  
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詠鼓角也下  
得殷字最好戎馬之際四方鼓角之聲  
殷殷而起漸聽漸振因風激之而入雲  
悲也只此一字其邊愁暝色蓋可想見  
公之用字可謂入冥搜矣曲江錢思復  
登拱北樓一聯云風雲壯氣來尊俎天  
地哀聲入鼓鼙至正間紅巾苗獠橫行  
吳楚間生民荼毒予幼嘗親見之每誦  
此聯幾欲淚墮

清江范太史嘗遊蕃禧觀古今所題瓊花  
詩篇什甚富獨丁仲容一首云天風已  
消白玉姿晚日淡在青瑤枝昔人種樹  
已千載作意看花來幾時羽衣仙人夜  
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更待春香  
滿爛醉東庭何九馗九馗觀中道士也  
陳景昇常以歐陽率更書邕禪師塔銘即  
所謂化度寺碑者惠劉后村闕後三行  
後十年始補完之后村有詩云端平曾  
嘆闕三行淳祐重來為補亡收拾一碑

勞十載此生凡事不須忙予謂此詩絕  
似樂天

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  
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  
不在微韻

予嘗記前輩評諸家詩口訣說得極當如  
評岑嘉州云岑參句法諸家別流出肺  
腑俊蕙拙其中錦繡出天然天忌雕飾  
起與結李長吉云水月鏡燈詭怪艷滿



温飛卿云風裏嬌嬈煙中茉莉此賀辭  
嬌與商語異韋愿物云急流中勇退若  
此等學者當躡認之

杜少陵頌椒添諷咏焚火卜歡娛呂

謂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  
焚火亦文章之妙予謂老杜非有意於  
音而為之也勢當然爾若直曰歲朝添  
諷咏寒食卜惟娛成何等語耶離虫蒙  
記憶烹鯉問沈縣同一律也

山谷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降云錫谷

寒泉掬石俱并得新詩躡尾如急呼烹  
鼎供茗事清江急雨看跳珠是功與世  
滌羶腴令我屢空長晏如安得左轡清  
穎尾風鑪煮茗卧西湖

東坡讀盡天下書持文柄睥睨四海而獨  
挺尊李杜二公以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云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  
孰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敢奔  
逃巨筆屠龍手微宮似馬曹又簡牘儀  
刑在兒童篆刺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

旌旄數語觀之公可謂知言矣

朋友往復有以詩代書者故劉夢得和樂天云欲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

坡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云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亦有思致

集古人詩前此未有王介甫始盛為之多者數十韻孔毅父常集古詩以贈東坡

近世施則天詩號飲水餘味用白樂天飲水食藥字言清苦也

飯顆山事西蜀趙次云榜謂太白譏子美

齷齪言甫之為詩如砌飯為山也此豈

次公臆說欵按李杜二公集中唱和諸

詩攷之相推尚不暇太白豈獨為此惡

喙之人耶以勢言之飯顆必是山名耳

東坡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旂勝詩條字第

二首押條桑之條他彫反然非本字也

此不可為例

東坡少時過一邨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

雨院淨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予謂似

唐人語

東坡一絕句有風人意格云蓮子擘開須  
見憶揪杼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逢  
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此張  
公詠在蜀時一錄事叅軍老病廢事公  
責之曰何不歸明日作此詩留別求去  
公謝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遂留而  
慰薦之惜不得其名詩亦止傳此兩句  
斯人也可謂有識而斷者歟

東坡送黃師是赴西荆憲有白首沈下吏

綠衣有公言之句時人皆不解乃問公  
公答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怪其官職  
不遷耳然後知綠衣乃指朝雲也蓋綠  
衣乃詩篇名妾之服也

魏野閒居即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  
孫有閒逸之趣

坡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詩有云無官一  
身輕有子萬事足之句可謂名言矣

坡遊法華山詩云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  
山中清淨債以文滑稽也

僧清晝皎然九日詩一首弘秀集不載漫  
錄于此重陽荆楚尚高會此難陪偶見  
登龍客同遊戲馬臺風文向水疊雲勢  
擁歌回持菊還相問含情愧不才

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繼琳湖之武康人也  
在常州以詩問東坡疾云扁舟駕蘭陵  
自悞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  
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嘿相酬  
露柱皆笑出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有詩云拳石著姿色

雨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  
碎疑是簷前滴雨聲坡嘗次其韻坡則  
五言也

青衫白髮老叅軍旋糴黃梁換酒尊但使  
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過人門乃盧秉  
詩

坡有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之句注醫  
謂不作詩也酒入務謂止酒不飲也

老杜詩苦遭白髮不相放按字書放置也  
縱也捨也即杜牧所謂公道世間惟白

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謂樂天亦有紅  
顏今日難欺我白髮他年不放君自是  
唐人語也

東坡作詩多信筆而成畧不經思故無流  
創此一病也如正月十六日與客散步  
野人家襟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  
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此坡自序如此蓋  
嘉其志也至詩卒章云主人白髮青裙  
袂子美詩中黃四娘彼黃四娘者何人

哉而以此林語似不倫又趙伯成於坡  
為鄉人趙有麗人次韻春雪之作云知  
道文君約青鎖梁園賦客肯言才以故  
人之姬侍乃用桃文君之事為未安又  
自注云聊荅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

坡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  
上馬馳去已而有詩坡戲用其韻答之  
畧云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  
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君追君君絕馳  
古人作詩命題亦不苟如老杜麗人行本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僧仲璋念奴嬌一闋見蘭谷先生天籟集  
其辭語亦雅健可愛因錄于此消磨九  
日算年年唯有黃花白酒把酒簪花能  
有幾七十光陰回首人恨雞期酒盃有  
限花色應如舊花釀酒釀向君著甚消  
受彭澤千古英雄有花能折有酒  
能傾否萬事悠悠輸一醉花酒休教離  
手明月西風闌珊酒盡憔悴花枝瘦酒  
腸花眼正宜年少時候

先君嘗作西江月詞云要訪青州從事須

携白水真人

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

歌曲之名有綠頭鴨坡詩家有紅頰兔能

唱綠頭鴨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

濃墨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

積三分何耶余又見東坡真蹟墨如漆

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大豐

而韻有餘余謂吳興所云特楷書耳至



于行書則不然按書云云

余見酸齋草書四大幅其筆力遒勁如瘦蛟擎雲餓虎距石非世人筆墨所能到也或呼為謫仙人豈虛語哉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

日博觀歷代真跡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力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翁常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

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予見顏魯公江外帖硬黃書用墨甚濃字極妙可瑣後有松雪題跋

或云考亭朱先生行書學魏武帝

此事用考

定武本蘭亭序凡二十八行第一行下闕

會字第二行群字上尹損第九行察字

下示損二畫十一行十二行間字空處

剥八九分二十行古字損左上角二十



一行上不字損左上角二十三行上喻  
字損右下二直畫之平二十八行末文  
字損石磔

豫章黃太史庭堅自言予在黔中時字多  
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夔道舟中  
觀長年盪漿群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  
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  
疊矩去則奔軼絕塵安能得其彷彿此  
與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同一悟  
也

東坡常手書黃庭內經以贈葆光道士

羲之寫黃庭經用鼠鬚筆白堊紙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躰

麤書之 出書

張商英天覺喜草書而不工

摹印章篆文謂之繆篆見前漢藝文志試

學童亦躰之一也

王夫人自主卿號春溫工書畫曹文貞公

嘗題書画卷第所云漕府叅軍時見益

者不知指何人也

倪瓚元鎮常州無錫人其家素雄于貲而賦性清介其常游息之所以扳幕地而粉飾之置短勒鞞數双于戶外客至輒易以入或有誤唾其地者即令青衣滌拭之其好潔如此平居日延致賓客焚香淪茗賦詩鼓琴以為樂尤工水墨襟画予嘗見其小景喬木數章坡頭岸脚以澹墨為之不事點綴而清氣逼人非尋常泥粉墨者比也富春黃子以極推其能云

顧困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羊痴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眎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于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画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画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為人

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  
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之於繪事以氣格相高非徒事粉墨  
而已也觀杜少陵詩可思過半矣於曹  
將軍寫凌烟功臣則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叙其畫馬則云斯須  
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九馬空又云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及可  
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劉少  
府山水障則云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

上訖天應泣王宰山水圖則云巴陵洞  
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李尊師松樹嶂則云陰崖却承  
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韋偃双松圖  
則云白推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  
至姜楚公角鷹則云楚公畫鷹鷹戴角  
殺氣森森到幽朔天育騾騎則云是何  
意氣雄且傑駿尾蕭蕭朔風起矯矯龍  
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壁上韋偃  
畫馬則云戲拈秃筆掃驂騮歛見麒麟

出東壁薛少保畫鶴則云佳此志氣遠  
豈惟粉墨新楊監書畫鷹則云殊姿冬  
獨立清絕心所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  
人將畫鶻則云高堂見生鶻颯動秋  
骨今之畫者徃徃局于毫素不知游心  
埃壒之外而欲追踪古人難矣哉  
世人傳王山農寫梅每自行幹今其子舟  
及其女作花無是也其父子行幹法亦  
不同且山農無女

王彥章觀馬圖橫披不知何人筆也一椅

以豹皮覆之蓋公平日嘗言人死留名

豹死留皮

有題管夫人所畫雨竹絕句不知何人作  
也詩曰霧鬢雲鬟洛浦神冰肌玉骨衛  
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遍寫瀟湘雨外

真

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  
且命題之詩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  
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坡翁嘗以絹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

妙

画有墨竹墨梅之類未嘗有墨花者宋汴人尹白能之予嘗見折枝牡丹用墨勻澹而潤其工不下著色然不知何人作也

朱瑤唐末人善画世傳吳道子画多瑤筆坡翁所謂朱瑤唐晚輩是也一作繇坡所謂更補朱繇為道玄是也止是一人耳

艾宣鐘陵人也圖畫見閒志云艾宣工画

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則是風格坡翁嘗有題其所画竹鶴黃精鹿杏白鷗蓮龜四詩

呂昌朝嘗得宋復古画八景圖於嘉州其目曰洞庭晚煙盧阜秋雲平田寫落濶瀟帆歸雨暗江村雪藏山麓泉岩古柏石岸孤松

盛子昭画主董元絳色出入小李將軍父子燕文貴王晉卿趙千里数家水墨師巨然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岩芝李

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

筆麻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夏圭師

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

後却用墨筆

古人画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

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

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画家土黃用水一椀以舊席片覆水椀上

置灰用炭火煨土黃紅如火置地上以

椀覆之待清冷細研調作松皮色及紅

葉等用俗工用臘脂銀硃者陋笑

鈎勒七葉子樹起于李將軍闕全專用此

江上七株樹出于董元但用墨筆無作鈎

勒者

有韓老者画鷹雖版然沒色有法其人乃

王大癡家僮也

姚夔溪

顧用道

龔翠岩元初人山水學陳仲美盛武唐亦

學仲美陳却學董元者色學王晉卿出  
入董元小李將軍

子昂馬學龔翠岩

陳宣使號愛山老人魏唐武子屯人趙松

雪常用六朝人画法作沒骨山水圖画

陳像戴並桃冠披鶴氅坐磐石鼓無弦

琴石傍有榕樹陳仲美因愛山見松雪

公坐間命仲美調土黃如法公特器愛

之公嘗為丞相画北海秋山圖

數日橐不成一日同家人上冢仲美守

書閣乃于公絹素上橐成鑱閣竟歸公

歸見之大喜亟託愛山召仲美至家有

師資之道焉公所作大幅多仲美筆也

丁檜庭画馬詩云不必前身作馬通馬語

用東坡全句註劉三復能說三生事自

云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心痛

又楊翁偉知馬騫瞻類此

看畫先觀其韻今人見画不識韻徃徃形

似求之此小兒俗子見耳烏可身語哉

歐陽文忠公嘗云古画之意不画形好

事者當知公識見異于人也

坡嘗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遺坡坡作詩謝之有已將錢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為道玄之句蓋殷錢石梁武帝時人命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世所收吳画多朱繇筆繇一作瑤唐人

打碑文上墨後須融蠟揩之則字画光潤而墨不脫否則漫漶不明矣北方用膠

駝油亦佳或以酥融蠟用之

點書以藤黃和硃用之則色紅而益硃

筆用鹿毛為柱羊毛為皮見崔豹古今注

鷄毛亦可為筆海南有之山谷常用作

字唐人又以胎髮為柱尤佳齊己嘗寄

仁公詩云內為胎髮外秋毫綠玉新裁

管束牢老病手疼無柰爾却資年少寫

風騷今用鼠鬚為柱亦健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凡塑土偶者稱搏換其法先搏土為人形



漫帛其上而髹之既堅乃去土空中則  
髹帛自成像矣搏換字或作搏丸或作  
脫活義皆一也今為木偶者謂以銅絲  
盤結其頸冠為搏丸竟不知何說

松葉可釀酒唐人詩云松葉堪為酒春來  
釀幾多是也松花亦可釀王建有說酒  
寄独孤少府云自看和釀一依方綠著  
松花色較黃是也

予喜吾丘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  
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

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  
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  
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  
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  
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定  
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  
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  
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  
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  
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

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會稽夏叔通先生家有廣川書跋廣川画  
跋二書王玩草尝借騰寫謂此金石至  
瑤也盖米人所編不出姓名錢鈞羽家  
藏之

世以擊鐘為昏曉之警者尚矣通一百八  
聲而音節各不同前擊七後擊八中間  
二十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  
成一百八此台州鐘聲節也緊十八慢  
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此越州鐘聲節

也前三後三中三十三通湊成一百八  
此杭州鐘聲節也

禁鼓聲亦有數三通共三千六百九十擊  
張山門先生云

欲引竹瘞死貓于隙地竹根自来生筍尤  
甚盖佛書有云如竹見貓謂此耳

窻擊上于加切下苦加切中原方言謂婦  
人狠惡之稱見元經世大典

鶴者神仙之騏驎也龜以耳息鹿運尾閭  
神仙家皆有取焉今畫壽星多從此三

物

周官夷隸貉隸掌與鳥獸言蓋古有是術  
按僖二十九年介葛庠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揚翁偉聞馬鳴曰彼馬  
馬此馬蹇此馬罵彼馬眇白龜年解禽  
言見二雀飛鳴知其城西民家有粟可  
共食皆此類也

交人村落多以婆名如婆六村婆介林之  
類

太白飛李園序云詩如不成罰依金谷酒

數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所作三斗為  
罰時宴者二十四人犯令六人斗飲酒  
之盃也石崇有記

杭州寶所塔俗訛為保叔塔謂嫂造此塔  
期冥福以庇小郎薄喙之徒附會厚誣  
如此如以錢王握髮殿為惡發殿之類  
○佛書之數以萬萬極為恒河沙萬萬恒河  
沙為阿僧祇萬萬阿僧祇為那由他萬  
萬那由他為不可思議萬萬不可思議  
為無量數註謂天不可蓋地莫能載謂

之無量數也按九章算法起一十百千萬又自一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為一億曰兆再自億兆起至萬萬兆曰京再自一京起至萬萬京曰垓再自一垓起至萬：垓曰秭萬萬秭曰穰萬萬穰曰澗萬萬澗曰正萬萬正曰載萬萬載曰極也

昌黎送諸葛覺隨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按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

書各為一庫置之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彫紫檀軸紫帶瑁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釋氏書言大悲像乃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于八萬四千手眼豫章黃太史慶善院大悲閣記云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

下為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千  
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  
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

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掛綵謂之長紅今  
人用綵旗導馬前亦其遺意也

坡翁嘗以怪石石斛寄魯元翰少卿所謂  
石斛即今人家養菖蒲小方石盆耳不  
然何以言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耶  
唐婦人眉有橫雲却月遠山蛾眉之名明  
皇幸蜀常令画工作十眉圖

蛾眉則蛾眉尚矣

遠山昉於文君漢宮人画八字眉又梁  
冀歸改鴛鴦眉 好画長眉

罨画溪在常州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  
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去處而六  
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  
入海圻俗呼為罨画溪也又劉商隱愛  
義興罨画溪遂葺居為陽羨常州凡言  
罨画者即今之生色也

澄心堂紙詩文發源云江南李后主所製

李龍眠畫多用此紙劉貢父詩云當時百  
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  
那復得就使得之當不識東坡謝宋肇  
惠澄心堂紙亦云百金曾作百金收之  
句當時所珍如此

梅雨三月謂之迎梅五月謂之送梅出風  
土記

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白蘋州在胡州柳惲嘗為吳興太守於此  
賦詩云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因此  
得名吳興統紀云在霅溪東南一里

徑 山夏無蚊

撫言載唐令狐楚揚州處士張祐常與狎  
宴楚視祐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  
人須好立祐應聲曰上水船底又破好  
看客莫倚柁

蜀志常璩所修號華陽國志華陽成都附  
郭縣名也

湯泉咸亨一年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改為  
華清宮北向正門曰津陽門東面曰開  
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昭陽門其

中有瑤光殿飛霜殿九龍殿亘春亭  
明閣芳風閣十八名

福巖寺在南山羊腹石壑谷有懸水激石  
成甕形因以谷名為石甕寺鄭愚津陽  
門詩註曰石魚名下有天然石其形似  
甕以貯飛泉故玄宗以石甕為之寺名  
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輓轡斜別引脩綆  
長二百餘丈以汲甕泉出于紅樓喬樹  
之抄

登永泉在滄州九視山山出泉濶百步亦

云流永渠雖汎金石終不沉故州人以  
瓦鐵為船舫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  
深淺人有登蓮花峰見人烟屋舍相望  
四時常有花木疑是靈仙之窟宅

慶壽寺有誌公泗州二像皆其真身所塑  
者金梁王宗弼自江左取置于此

洞天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迴  
百里在天台縣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  
周迴五十里出福地記

河南汝隴深山居民團結為盜謂之山棚

出唐史

世所傳甘石星經者按晉志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

東坡嘗曰錢四莫與它名字錢四謂穆父也穆父有九子遂以九子母丈夫目之

東坡自杭倅徙知密州又徙徐天徙湖及哲宗即位知登州元祐四年知杭六年知穎七年徙楊公又知定州前後凡八

州也故公有八州憐我往來頻之句

小兒世俗以丹砂紫麝塗之以辟邪氣不祥也東坡虎兒詩丹砂紫麝不用塗

出東

坡詩註

踏青之游惟在春時未聞指某月日者蘇

頴濱踏青詩序云睂之東門十數里有山曰墓頤山上有亭榭松寺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游嬉飲酒於其上謂之踏青也豈特眉俗如此耶吳人謂水中可為田者為沙



眉之二月望日鬻蚕器于市因作樂縱觀  
謂之蚕市見顏濱詩序坡有荻箔瓢輪  
土釜等蓋箔即曲簿薦蚕者也破瓢為  
輪土為釜者繅所用具耳

湖州道場山側有何山何錯讀書于此得  
名

興元有路通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兩角

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言極高也出

田錄

逕山有峰曰凌霄亭曰含暉又有白雲峰

明菴靈鷄塚一鷄常隨法會不食生類

又白兔二常跪于杖屨之間皆欽禪師  
事也山有龍井水洗眼輒效

東坡近地有門在乾明寺前五十步所謂  
日日出東門者

誌公生於鷹窠手類鳥爪死葬蔣山高僧傳  
鬱儀奔日之仙也

真誥霍山有道者鄧伯原受青精石飯之

法

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遇閏退三寸故坡有

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之句

東坡答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徃徃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鷄為黍至數日不厭蓋言文甫也文甫嘉州犍為縣人樂于武昌東坡在黃時嘗徃來揚州竹西寺山上有井其水味如蜀江號曰蜀岡

通明殿玉帝殿名也見翊聖真君傳

冷齋夜話謂東坡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

萬回和尚所被錦衣玉帶乃唐武后所賜也

海南人不作寒食惟上巳日上塚

諫苑南史李承業集古人章疏所作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

是歲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之風俗如是

祈雨法有刑白鷺者坡詩蒼鷺無罪亦可

憐斬頸橫盤不敢哭志林云鷺能警盜  
亦能却蛇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坡賀  
雨詩又有而况刑白鵝下策君勿取之  
句

博羅縣香積寺去縣七里大北象頭白水  
三山犬牙夾道山間有美田寺下谿水  
可作磨碓坡所謂築塘百步而落  
之可轉兩輪攀四柞者也乃屬縣令林  
柞使督成之柞字天和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坡有詩云扶

桑大壘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  
不遣風嘶梭誰能鼓臂投三丈謂其幅  
之廣也

直人叅桂風子先生問以兩賢中間一點  
明先生云緊要處不在臭肉上一人叅  
金蓮頭先生問身中當守何所先生云  
但有所守便是固執必然作疾但當知  
之順其自然耳

葛可以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脩  
齊名嘗妙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

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  
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註善藥緘以昇  
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  
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  
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  
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以可以視  
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  
奩流蘇之屬發籍地板相土為坎昇女  
子其中局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  
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

一九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  
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  
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徕開桑弓  
可以挽之而殼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  
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  
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以曰少耳亦無  
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  
兩愈明年果卒

杜清碧隱武夷初至發病腦疽療之不愈  
朱丹溪往視之曰何不服防風通聖散

清碧曰已服數四矣丹溪曰盍以酒制之清碧乃悟自以為及

余一日同原長老登栖雲峯縱觀偶談及宋玉長劍耿介倚天外之語原忽謂余曰西江且道近世還有此劍否余初不以為意荅曰亦或有之原忽厲聲曰有即謂有無即謂無不要擬議余曰有原曰將來其看余曰此劍非和尚了看原曰也道公將不出余曰這問已呈露了原作拔劍勢一笑而罷此雖出一時戲

談然非胷中實有所見安得機鋒捷速如此哉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不為鉤距余一日坐乘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乘槎曰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即回二僮相視嘿嘿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政司求決可乎乘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答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乘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

舡即官齏舡也。僮曰：果官齏舡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某叅知政事王公某蒞淞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榜，揭之日乘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延乘槎問故。乘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之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命乘槎易之，乃名為鎮海云。至正末，予之從祖父廉訪府君居越之私第，病革，予家君在錢塘書一豐字占之。

乘槎曰：死矣，尚何占哉？是晚報音果至。異日重叩之，乘槎曰：豐字之形，山者墓所也，三羊者宰上樹也，豆者祭器也，厥兆若此，庸非死乎？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官賓來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淞東人來，一如乘槎所云叩之。乘槎曰：吾聞滌器聲是以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坐聽馬啼聲是也。先是乘

乘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庄居  
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  
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予習舉子業惜不  
暇學也乘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  
兵自號云

吾家掌出納人杜徽之夏日嘗隨莫月鼎  
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  
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穗  
隨而覆之

至正末有道士秦無文者同二三友在蕭  
山郊行時夏雨潦水載道友人情藝稼  
者負過藝者難之無文折莖罩擲田中  
見巨鯉潑刺藝者爭捕鯉弗得所藝稼  
一時殘蹂殆盡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  
工別胡僧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  
曰禮補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  
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  
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  
久之襟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

以其術傳之袁亦多竒驗嘗相戴九靈  
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抗紹明台溫  
五郡之民城汭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偃  
衣大雨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  
炬咸以為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賊  
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  
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  
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  
水蕩瀟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

此以破好怪之記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嘗自言十二三時僑  
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入學泅沒川踏  
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  
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乃騰  
六即向所踏物也

開元天寶間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伊州  
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或謂北  
亂之讖江南李煜樂有念家山破此尤  
非美元朝樂章尾声名煞如賺煞隨煞



隔煞羯煞三煞七煞之類至正之間賦  
將驕恣殺戮無禁亦豈其先兆耶

制律作樂有闋休祥非精于理者不可也

宋皇祐二年太子中舍致仕胡瑗作雅  
宗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  
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弁而直其聲鬱不  
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  
盛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出續宋鑑

張即之歷陽人善書自號樗寮

後至元間財賦公宦游航海入都阻風行

橐空乏無聊一日雨止龍見于天腹直  
公船舟人皆驚恐少焉蠕蠕隱去會公  
之故人舟亦至其人雅知公廉贈錢五  
十千遂行

余舊館人李祖膺天錫謂余言一日夏夜  
大雷雨祖膺起闔戶遙為掣電所燭上  
下如畫雲隙見一龍長可數十丈色白  
鱗鬣爛然

歐陽互功卧疾有蕭延檢者來謁其人善  
卜公令占之蕭曰神雖吾儒所不道以

卦言之公豈有冥諾未償乎公曰嘗許  
作洞庭君廟碑耳已託同朝某人為之  
矣後公夢三郎持雙劍環舞公所且曰  
後舟檝經此更當護送又舞劍而去公  
疾遂瘳

笑不止善困進曰公向讀者何書而貴眷  
群笑耶公曰吾誦者釋談章耳即所謂  
普庵呪者也其辭五提頭誦之能使人  
心神和悅故笑耳即如趙家之靈樞中  
篇亦四提頭中篇乃中宮之音自丹田

中出令人不知乃從舌端發聲

非

也  
齊王長史胡君至正未嘗夢人持龍巨二  
字授之曰此可為君字龍字乃青紅二  
色各書其一旁後以為字

至正丙戌越人夢石鹿而有省郎之兆蓋  
石鹿者食祿也

園菴伊公工篆八分乙亥秋忽夢二青衣  
來曰主公請寫一聯詩云云寤而憶書  
之後數日示寂

雪齋趙待制傲自言其太夫人嘗夢異僧  
抱一兒至門夫人亟以裙承之遂娠先  
生先生幼而穎悟讀書能文至正間登  
進士第尤長於古賦時人以賦手目之  
老而皓首童顏鬚眉秀美衣冠濟濟煦  
然之氣可掬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  
皆能變虎

張國芳嘗見鮎魚變鵠形首皆鵠尾猶是  
魚也

溧陽嘗大水群鼠皆化為鯽

越州馮祿楷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  
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岳州洞庭  
湖龍吼如雷聲聞六十里

余夢中題蛺蝶圖兩句云記得兒童日夜  
間撲着時漫錄于此可發一笑實戊寅  
九月十二日夜

至正元年春二月九日夜地震牆壁皆搖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曉乘舟出見白虹

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缸亦不見

予從祖祖父廣信府君宿錢塘東第夜半令小僮喂馬撞着一物驚欲抱之而躍在後身有毛黑色長文許豈所謂夔

魍魎耶

余嘗夢一人裝一土偶眉目活動似欲以小點要余者余甚鄙之忽稱余曰太守太守余應之曰吾到任時為爾立廟又屬聲謂爾須福民乃可耳余隨與二

三儒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行至一所夏屋數間地上見木碁子三枚各刻一字曰富貴壽余次第拾而懷之且同諸儒官會食而寤洪武戊寅五月十七日夜也因識于柳橋書所

癸未正月十七日夜余夢暹師惠予禪僧錄墨蹟乃以色繒帛絲作小楷法度出入右軍大令間極清勁光彩耀人袂以青羅帕真奇物也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

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  
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  
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  
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  
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  
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  
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  
頂以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  
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  
乎其入乃王紇九世身對白起坑卒時

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  
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  
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  
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  
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余聞  
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西域人種羊毘骨而生羔予幼而聞之淵  
穎先生吳萊立夫者金華宋太史灑之  
師也博學能文其集中有西域種羊皮  
書禱歌漫錄于此以質其事歌曰波斯

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供雜虜當道刺  
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回園築垣  
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藜抽臍  
未斷馬蹄踏鐵遶垣行羊子跳梁却在  
卓鼠王如拳不同老飢肉筵開塞饌肥  
裁皮褥作書林瑤南州俠客遇西人昔  
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蚕之錦欲盈  
尺康洽年來貧不貧骹骨音陸  
世滕骨也  
洪武己酉夏杭州吳山三茅觀雷擊一白  
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身有真書秦白

起三字字般色會稽宋允常甫親見之  
為予言常甫不妄人也

皇甫某宋末人倅蜀過棧道所愛女假寐  
輻上不覺墜崖下寺僧常見一少女持  
花供佛亟跡之其去如飛疑為飛仙之  
流後倅解任還至陸處於寺飯僧資冥  
福薦女僧具言獻花事家人覘候之果  
來執之不得乃召虞人張羅獲之即前  
所墜女也問故云初墜時偶冒古藤間  
幸得不死昏憊彌日既蘇採山花食之

身輕不飢冉冉下上無阻乃相持號泣  
遂與俱歸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  
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  
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墜壁中瑟瑟有聲少  
間墜罅處一小地隨出隨大俄風雨化  
龍而去

宋元豐八年有屠者故兇忍于市方欲解  
牛力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

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牛與

吉祥至今以供麥磴

黃太史吉祥院記  
時宣州廣教院僧

餘慶初就  
法席時也

老泉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  
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  
八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輒夜鳴故常  
以此候之而未嘗失

安期 食枣大如瓜洛陽香山寺僧號鏡  
空遊至西湖之孤山寺餒甚遇梵僧撰  
囊取一枣大如拳曰吾國所產空啖棗

掬水飲之枕石而寢既寤乃記前生講  
法華經于同德寺如昨日詳見高僧傳  
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于絕壁上見苔  
蘚成文曰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  
碧筒飲起于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  
率賓客避暑于歷城取大荷葉盛酒以  
簪刺葉令與柄通傳喻之名為碧筒  
丘溫驛在交趾境至元癸巳春二月初三  
日陳副中至此驛見新月正在天心  
昔有僧逢孫思邈者乃唐衣冠請僧轉法

華經出峩崙山記

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  
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冥之夜則野火  
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東坡遊金山寺二更月落天色深黑見江  
心有炬火明焰燭山棲鳥皆驚故坡有  
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  
句予謂此非怪乃陰火也

樂史寰宇記靈隱山以許由葛洪所入去  
忘歸本名稽宿山



上天竺觀音像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  
夕見山中光明徃視之得竒木士不能  
名乃命匠者孔仁謙刻像治平中郡守  
蔡襄表其異事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  
俗謂像沈水所刻者非也至正間丞  
相達實帖睦爾公敬事之累有竒應累  
朝所賜及士民樂施者珠貝金玉等物  
設一大厨貯之專一僧掌扃鑰予常見  
其玉鐘玉觀音像玻漆瓶瑤冠數種其  
它竒珠異珍皆不及見矣洪武戊午歲

大旱時叅政徐公本總制徐公某以下  
皆免冠徒跣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  
日復迎之乃出旛幢鑼鼓儀衛之盛溢  
於道路是日亭午富民孫氏俗號設茶  
湯饅頭瓜果之供像抵西天寺而妥焉  
時青天赤日斷無纖雲至申牌忽海東  
頭黑一點如大錢狀占西而來瞬息間  
如車蓋乃雲也隨近隨轉不頃刻間已  
溥覆矣無暴風雷電之作又頃之大雨  
如撒菽街中潦水盈尺至酉時始霽人

心感悅誰譁之聲載于道路此予親見者也感而遂通之理實兩徐公有以致之也

張朝奉仍嘗見永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而壽

張潞公翦一日至武夷凡所歷悉如旧遊心竊怪之斷至一石室見道人坐化其中形骸如生因悟其為前身慟哭而返故自號為蛻菴云

元朝常遣使祀河瀆時 部張賢子梭者

實從行直至崑崙頂上有海眼二一眼東流一眼西流復轉于東若海眼水大則河水亦大水小則河水亦小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

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才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它山堰之梁禹相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

鎖于柱它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岍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它梅樹代之不斲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幕其上竅汲以造錫一竅汲以為染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用此理何耶

相傳扁鵲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丸如藥

姑蘇橫涇沔願窳蕩二處所產菱大如拳

七八枚可一斤它處莫及余從祖克用在陸墓南庄時嘗以惠士人焦味道焦善画因作採菱圖以酬之

退之羅池廟碑荔子丹分蕉葉黃蕉子花如齒苔紫紅色子如肥皂一枚生數十枚皮綠肉厚黃色食之如柿味極香美勝瓜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脩陂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可

以延年

南交有膽八樹如雅木犀葉鮮紅類霜後  
楓實可為油土人資之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  
氣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  
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  
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典熟  
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  
可燭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挿箭

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又有小果色紅可愛味酸名盧都子

安南有桃綠色味苦澁名冬桃

芡俗名鷄頭一名鷄壅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窠屋吾友唐愚士

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  
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  
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  
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

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窠  
八穴韓孟聯句所謂礼鼠拱而立者是  
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  
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  
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  
不得擅取也

李廷珪五代時人造墨極佳秦少游晁无  
咎家多有之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技  
甚捷味獨勝也狸宜糟食尤佳

蟪典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宋朝時姑蘇造殿紙有佳者號曰蘇殿

艾納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綠衣亦  
名艾納可以和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  
青白不散

映山紅一名溲濁一名杜鵑花唐人呼為  
山石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山榴一夜  
幾枝紅是也又李群玉山榴詩云洞中  
春氣蒙籠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  
水錦步障羞故石崇金谷園雍陶又有

歎靈鷲寺山榴詩云水蝶岩蜂俱不知  
露紅凝艷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  
是杜鵑催落時

大德七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  
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抹之此  
趙承旨松雪親于杭州館中見之嘗為  
圖其神駿而題其上云

馬性有啖肉者黃松瀑題高麗五明馬詩  
所謂卻林不受田家芻大官之年五味  
俱是也

趙澤民先生為予言為山西廉使時畜一  
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名嗾之語  
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  
麋鹿雉兔之物無虛徃先生深愛之比  
歸其衛指揮某固索之先生每語及深  
為惋惜

蠲紙起于五代時民苦于兵徃徃因親疾  
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  
賦後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  
縣出紙號為蠲紙

公樵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珽唯筆硯圖書  
畫自扁籀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  
一言墨易冷絳州里硯次之

蜀有蚊大而黑者夜藏晝出晒膚成瘡土  
人惡之名漏絹承一名沙末子

松雪翁在英宗朝御園預賞菊乞種植第  
中種黃白粉紅三色次年花盛開特異  
常公喜曰吾所得三本都勝諸品自是  
人目曰黃都勝白都勝粉紅都勝園翁  
竊本歲藝以售得直甚侈按菊譜已有

### 都勝之名

樹衣金華山中亦有之僧家以為蔬味極  
美貫休詩云僧採樹衣臨絕壑指此也  
蘇州僧普明言陂澤間有蚊子草結實則  
有蟲生其中久之蟲生翼足成蚊則實  
亦越中亦有之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  
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常有  
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  
初網蟲蒼蒼思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

至今生怕秋風面二月三日纔一見對  
人搖動不如烹膏八五雲清暑殿

或以蔓菁為蘆菔非也東坡有蔓菁蘆菔  
羹詩云自煮花蔓菁又云中有蘆菔根  
尚含曉露清則非一物信矣

茶之土者有沙溪北苑之名蓋二地皆出  
名茶

鳥似鳳而小出西蜀即俗所謂倒掛  
子東坡梅花詞倒掛綠毛么鳳么小也  
紫笋茶名有兩處湖州有顧者之紫笋常

州有義興之紫笋

謂之漫東坡詩東海取蠶漫 鼓只

用字作鞞俗字也

木自生曰櫓

予少年時喜錢塘江酒味香蕪美乃知長  
言小槽酒滴真珠紅唐人已貴之也韻  
語陽秋記閩廣間所釀其色殆如胭脂  
之酒曰壑苑柴黃州有

之

蒼耳神農本草一名胡藟一名地葵亦名



卷耳

湖州多蚊而豹脚尤毒

琴材以孫枝為貴凡木皆幹實而末虛惟  
相反是

白墜酒名非酒器也洛陽伽藍記載河東  
人劉白墜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  
不壞因以得名又永熙中青州刺史毛  
沈濱賣酒之蕃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  
被擒因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  
拔刀惟畏白墜春醪

東坡有雷琴甚竒古玉潤道人崔閑妙于  
雅聲嘗呼使彈之

泥滑滑竹鷄也蜀人謂之鷄頭鶻在處有  
之泥滑滑以其自呼之聲而名之也遯  
齋閒覽謂白蟻聞其聲化為水

牛尾狸洪州多有之肉甚美

子魚出閩中味最美遯齋閒覽莆陽通應  
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  
前有港港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  
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酉陽雜俎印魚



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皆以印封之

一搯巾陳季常以惠東坡坡有詩謝云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疑即古緇撮也

周種嘗以石棹惠東坡乃烹茶器也坡詩兩聯云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盪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藪未乾掉俗作鈔

領巾唐製也着項以承汗者 有白布

長衫紫領巾之句王貞白寄鄭谷詩云火鼠重燒布水蚕獨蠶絲直須天下手裁作領巾披

白帽隱者之服管寧不應州縣之辟故常着白帽老杜亦云嘗念着白帽采微青雲端南史和帝紀百姓皆着高屋白紗帽

魏初有恰之製狀如弁缺四角魏志注云太祖擬古皮弁裁縑角以為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字亦作幅

苦洽切

東坡平日亦愛奇石所蓄數種○一種文  
登閣下石壁于文為海浪所戰時有碎  
裂淘漉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其地  
為彈子渦公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嘗  
作詩以遺垂慈堂老人○一種齊安江  
上得美石似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  
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齊安小兒浴于  
江時有得之者坡以餅餌易之既以得  
二百九十八枚作怪供以供佛印○一

種文登海上白石如芡實可囊為枕嘗  
以遺梅之子子明詩云願子聚  
為江夏枕不勞揮扇自寧親○一種仇  
池石揚州程德孺自嶺南解還嘗以遺  
坡一綠色罔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  
正白可鑒蓋希代寶也坡以高麗大銅  
盆貯之以登州彈子渦碎石如玉者附  
其足漬水以為玩○一種雪浪石志林  
雪浪石銘云余在山中得石黑質白章  
如孫位字知微所畫水有跳波濺沫之

狀因名之曰雪浪石○一種壺中九華者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窓櫺然披欲以白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名之為壺中九華坡南遷未暇後八年復過湖口已為好事者持去因賦詩自解所謂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者也又有石芝沉香石皆有賦咏可謂酷愛者矣予性他無所嗜好惟竒石見之不能舍去是以特備錄之第恨予生不得與公並世不得從公

一寓目焉

程德孺常云東坡以海中柏石

永興湘湖出蓴菜三月盡土人採賣極美按齊民要術羨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坐而無葉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鮪魚鱸不知何也杜少陵亦有羨煮秋絲滑之句恐吳中及他處如此

龍涎可製香戲塘箭橋呂玉者其先本西域人家資鉅萬嘗于船上得龍涎一壺

藏于家其價不訾洪武初以沒入宥還家四壁立獨此齏尚在得之曰尚不貧也或問龍涎何由得按延平誌曰苦竹潭在尤溪縣西四十五里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漁者棹舟潭上龍吐涎沫舟膠不能進自辰至午涎沫漸泮遂獲免焉

抗州番經六合塔在龍山月輪峯開寶三年智果禪師始建即其地造寺寺後池有魚如金色遊人投餅餌畧出

不食復入東坡謂此魚自珍貴久矣張君房為錢塘令宿月輪山望桂子紛紛如煙霧迴旋成穗菽墜如牽牛子黃白紅間咀之無味

詩人用靈犀字蓋靈犀之角鷄見其影則鳥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獻裔紂又抱朴子通天犀有一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群鷄中鷄欲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曰駭雞犀也又酉陽雜俎云犀角通者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挿倒

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也

燕肉水族嗜之今釣魚聚地其肉多以燕

也

苦蜜本草蜂來黃連為之

河南龍門伊水中有石樓

鞋紅牡丹名彭州多此花見歐陽花譜

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仙苑昔有患大

風者有異僧教服此草而愈詳見寶天覺詩

豫章材火最難長初生時雜于草萊未易

辨識故淮南子曰豫章生七年而可知也

鬢鬆花見坡送曾仲錫詩注引曾子固云

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于木上旦起視

之如雪日出飄滿庭堦尤為可愛齊人

謂之霜粉鬢鬆花即此花也

朱砂牀按本草圖經丹砂辰州者最勝生

深山石崖間土人採之穴地數十丈始

見筍乃白耳謂之朱砂牀砂生石上若

箭鏃紫黯鐵而光明瑩徹者真辰砂也  
婆律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

龍脰香出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  
者出龍脰香肥者出婆律香又本草波

律香出波律國與龍脰同生一樹

薰陸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

藿香膠薰陸

甲香香螺麝也能聚衆香涪翁所謂賓螺

香脫麝也

錦被花一名錦團兒花如月挂而小粉紅

色或微黃色葉亦相類而有刺枝柯纖

長高丈餘往往作架承之一名錦被惟

韓琦有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

晚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

莫放回

雲龍山人張天驥宅井水極美故坡云聞

道君家好井水歸軒待乞滿瓶回

柯山海棠者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故亦

名柯丘東南隅海棠一株甚茂故云柯

丘海也黃州東坡圖



松黃松枝上黃粉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  
之本草圖經

芹芽膾蜀人所貴雜鳩肉作之

紫蘇有三種有水蘇有紫蘇有假蘇三者  
各異水蘇一名鷄蘇本草

佛桑其花丹重敷柔澤葉如桑花五六出  
大如蜀葵有蕊一條長如花葉上綴金  
屑日光所燦凝為焰朝生暮落坡詩云  
涓涓泣露焰焰燒空紅佛桑是也

豐湖有胭脂藤生滑美火類蓴故坡詩有

豐湖有藤菜似可噉蓴羹

坡次韻劉景文上元詩云飛毬互明滅激  
水相吞吐謂水燈也

定州齋米用蘇州米坡次韻元日詩云吾  
國舊供雲澤米是也

枕椰木廣南皆有之可為拄杖其株徹頂  
而後有葉又夜即旬町有枕椰木可為  
麵註枕椰木外皮有毛似棕櫚而生其  
不剛利木中有眉如麵可食史襲美詩  
清齋淨澣枕椰麵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理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蚕之絲可作布刺桐花亦唐人所味按海物異名記刺相其花丹其枝幹有刺花附幹而生其葉如桐其側敷如掌形若金鳳白氍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名疊國人所織以為布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于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可食

以當穀

張茂卿好事其家西園有一樓四圍植奇花異卉殆遍嘗接牡丹于椿樹之杪花盛開時延賓客推樓玩焉

含笑花北地所無有大含笑小含笑之名花若蕤蕤未開時故名之曰含笑

事有非素所諳而謾為之者諺云不是腳坡詩所謂欲學非其脚使此也

龜背上刮羶毛諺語也

度辭隱語也如左傳者有麥麩乎有山鞠

窮乎之類是也又唐書許紹傳紹曾孫  
欽明為梁州都督為突厥所執偕至靈  
州使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  
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枚而城中  
無悟其度者遂見害

至正中楮幣不行呼為鑿不爛時淞江者  
臺官召裔謎者問之曰鑿不爛者欠煮  
也蓋煮音與主同故云淞問方言凡物  
之敝者謂之鑿不爛

元末有人襍被行山逕問遇惡少意所負

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襍中特楮衾耳大  
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孰令爾紙被  
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  
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  
如歸去的的的惣官不知主名召裔謎  
者問之曰五色雲采烟也采烟新昌山  
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  
往其處蹤蹟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  
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  
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

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  
其人有惧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  
之果服其辜

杭州人好為隱語如以物不堅綴者為慙  
大以暗換易為拗包兒以粗蠢為良頭  
以獸人為杓子鼯子之類又呼恠畜人  
為阿刺使蓋阿刺使本以浪費錢物得  
名今呼恠者特反其意耳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為慕太白樂  
天亦李赤之類是皆可笑又有富家子

杜四郎自號杜荀鴨以此杜荀鶴此文  
可笑之尤者

陳君佐維揚人能醫善滑稽洪武間事

太祖出入禁中 上嘗呼之不名一日  
上問朕前代何君君佐對曰陛下酷似  
神農 上曰朕聞神農 牛唇

卿何以言之對曰陛下不似神農如何  
能嘗百草蓋天下未定時出軍與士卒  
皆掘草根而食 上亦同其甘苦故云  
尔 上大笑

越守李某以刑部侍郎召入京士輩咸謁  
送呂周臣善滑稽時蝗患方息呂曰某  
有五樂明天子在上一樂也澗西田已  
種二樂也蝗虫已消三樂也雨暘時若  
四樂也呂某不飢死五樂也聞者大笑  
時西州大水六月始種田越中米貴民  
多菜色故云

白野秦公守越時以善古篆求題扁者紛  
然閣人王某亦乞一顏公大書閨齋二  
字典之閣者謝曰謝承總管只不脫去

王門耳公亦大笑又鑷人某侍公久請  
題其居公寫仁厚齋畀之蓋梳擲常立  
人後故云

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折言之者或  
作有墳前 仲與翁之語好事者因  
續其句以戲之云翁仲何嘗作仲翁讀  
書端的欠工夫想君難入林翰院貶向  
州通作判通

壽南山面西湖諸寺蕭然音雷壑者本遍  
迦僧歲飢走齋至西湖壽師題壁云兩

片銅皮是本行暫求諸寺學游方  
只待秋風起依舊還鄉皖皖光  
嘗有人作十七字詩送一半瞽者云花下  
把離觴送君還遠鄉兩人齊下淚三行  
予與唐愚士趙洙民王淳之陳文玉及  
高氏兄弟九九人遊朱陵峯宿僧舍予  
與愚士一榻洙民老以一童子陪宿文  
玉等每兩人共一榻獨淳之迂踈而僻  
因觀像設來遲衆戲以榻小不納予以  
洙民榻可卧三人姑容之淳之又與童

子爭中邊不定予戲謂曰諺有之三人  
共一床獨自在中央愚士忽應聲續之  
曰忽然挨箇出老王四榻哄然淳祐初  
史嵩之喪父管經起服里巷為十七字  
謠訊之曰先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  
相要起服援例蓋十七字詩其來尚矣  
滑稽亦有禪于人事如東方朔救乳母優  
孟濟孫叔敖之子之類宋高宗時養人  
淪覲飢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  
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

生優人告曰此二人俱合下大理高宗  
問故優人曰餠子餅子皆生與餽餽不  
熟者同罪耳上大笑勅原饗人

九臯聲公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  
海螵戲云索詩公應聲曰海味何曾數  
著君也隨諸品入牙門千呼萬喚不肯  
出直待臨時獻骨齧

惡僧畏客抵宿恒託言有物則夜擊蝦蟇  
以胡椒末納蟄口中則其聲如鬼或以  
石灰此不可不究而氣痿者或墮其計

故筆于此以破其惑

近書坊刊書惟滅裂為之予見大學正文  
學正文章脫復改正却以脫句屬之章  
末俾童子習讀漫不知解又有四書板  
以質作只以義作又云掌風教者當知  
天下同文之意可不加省耶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  
戶外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元有女道士號髮冠鄭衆之嘗師之  
劉伶酒德頌東坡甚稱之有云為文不在

多一頌了伯倫

長桑君以藥授扁鵲以上池水煮飲三十日當知物矣東坡次舍人病起詩云絕勝倉公飲上池誤也

一麾字昉于顏延年詠既咸云屢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本是麾斥之義而杜牧乃曰欲把一麾江海去乃誤耳後人因之卒不能變雖東坡一麾江海意方堅用杜牧意也

李秀才名頎善畫常以畫寄東坡與唐詩

人偶同姓名耳

寰宇記載西施施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之號山谷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是也而東坡乃曰它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旧姓西趙次公彥材謂豈偶不契勘耶

虞邵菴

得似新

宮蔡少霞按東坡遊羅浮山詩注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池新宮宏宏



崇軒轍轍無蔡霞少字別引蔡少霞夢

人遺書碑畧曰昔公乘魚車今履瑞雲  
蜀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書  
閣吏蔡少霞書與新宮無干涉豈邵菴  
別有據耶

范蠡歸五湖而以西施自隨載籍無所見  
蓋起于杜牧之也牧作杜秋娘詩云自  
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而國逃  
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鳩夷杜  
牧之所言不知何據至東坡戲書吳江

三賢画像云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  
子得西施指范蠡也公豈附會牧之者  
豈自有據耶今俱存之以俟博洽者

灞橋雪自是鄭蔡事今人或以為孟浩然  
誤也或問蔡詩思曰詩思在灞橋雪中  
驢子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在  
迢迢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  
積雪遍山川落雁迷沙渚飢鳥噪野田  
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而已于灞橋  
無干涉

詩七月剥枣剥普卜反擊也剥落而取之也王介甫新經乃謂剥其皮而進之也阿濫堆雀屬也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張祐詩云至今風俗驪山下猶問濫堆是也一作鷓濫堆東坡二蟲之詩君不見阿監堆

今人以遠回者會歛為洗泥被塵之義也印可字維摩詰言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

詩人一副當以玉櫛具對金僕姑按雋不

疑冠進賢官帶櫛具劍應的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晉灼曰方長劍以玉作鹿盧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金僕姑箭名也揚雄反騷云因江潭而記兮歛弔楚之湘纍李哥曰諸不以死罪死曰纍原死湘水故曰湘纍

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坡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亩突有班心突兀見長身之句

玉食字雖出書惟辟玉食然前漢陳咸奢  
侈玉食顏師古曰美食如玉也故東坡  
有旅食久不聖之語又晉王濟傳濟麗  
服玉食然則上下可通言之

三雍者謂明堂靈臺辟雍也

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晉魏以  
來未有此也黃散謂黃門典散騎也如  
給舍之類陳書高宗謂蔡凝曰我欲用  
義興王壻錢蕭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  
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

之

凡鼓琴曲終別彈它調謂之一再行司馬  
相如傳臨邛令進琴于相如為鼓一再  
行顏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故坡籍田詩  
云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出此

太歲守心豐年之兆孝經鈞命決曰歲星  
守心年穀登

後漢趙壹詩伊優堂上翫醜倚門邊蓋  
高抗倬直之貌

天子之朝有三曰治朝曰外朝曰燕朝皇

帝多御燕朝所謂內朝者也

古稱貴人之子身常識其父者則呼為郎

君故藩鎮之子曰郎君如李義山與令

狐絢詩郎君官貴施行焉者是也

詩人常用過家字出後漢岑彭傳有詔

過上冢

麪統小切酉入呼搗麥屑為麪東坡嘗食

茯苓麪字書亦作麪音同糲也

茗穎字分用則陸士衡文賦茗發穎堅離

衆絕敷合而用之則劉禹錫舊田行云

蒼蒼一雨後茗穎如雲發是也

古人交誼莫逆願臨子歌後偉人也博學

有器局身極肥元祐中有願屠之號尹

京時常集慈孝寺子敦假寐東坡嘗大

書其所凭几曰願屠肉案又擲三十錢

于案子敦驚覺坡曰且片披四兩未及

送子敦奉使時有磨刀向猪羊醜酒會

隣里之語皆含屠家意以戲之願亦不

以為及忤坡乞苗願臨狀乃云方今二聖

臨御肅正紀劉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

石以補闕遺此不以狎昵廢正議也  
么麼字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通俗文

綠腰俗作六么茗溪引琵琶錄曰唐崑崙  
彈翻羽調綠腰註云綠腰即錄要是也  
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  
名誤言綠腰耳

簫白之簫俗作鑷

以扑朔為兔蓋古木蘭辭有雄兔足扑朔  
雌兔眼迷離之語而然也又有為扑握  
者始于東坡遊徑山詩

修禊之禊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

見應劭  
風俗通

上堵吟曲名也辭義不可曉而音韻哀切  
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按水經註云  
堵陽縣有堵水傍有白馬塞孟達為新  
城守登之而歎曰云云呼為上堵吟也  
堵水盖入沔者也

車過腹痛事曹操感太尉玄知已及後經  
過玄墓自為文祭之文曰承從客誓約  
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

鷄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此雖  
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  
此詞哉

永嘉葉堯卿云嘗聞高密老儒言曰邨氏  
有賢嬪孀居不嫁其節甚高坡有再觀  
邨園白題詩故有曲收彤管邨廊之  
句美之也

宣勸蓋御筵賜酒之語惟東坡集凡三見  
之其和王晉卿館伴高麗云宣勸不辭  
金盃側又和蔣頴叔端門觀燈云十分

宣勸恐難勝又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云宣勸不多心自醉

張伯雨剪韭亭詩云韭長雨肥含土膏土  
膏字出國語土膏其動是也又東方朔  
諫起上林書云豐鎬之間號為土膏今  
規以為苑

土苴之苴本音

坡翁每與魚字

同押

王介甫執拗務鑿所撰新經字說徃徃皆  
不近理如客問霸字何以從西介甫曰

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從雨不從西介甫輒隨口曰如時雨化之耳如三經義頌于學宮數年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其順德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頭詩云誰謂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之又有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談圃

罟罟漢未央宮東闕罟罟災顏師古曰罟罟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

形罟罟然一曰屏也釋名罟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 韻書

庚申春予在錢塘一日坐日者林方遠卦肆適方仲勉至遽謂林曰昨日張光弼詩有施行馬之語大以為怪二人訊謂之不置予正色曰施行馬自有出處先生一代詩匠豈杜撰者耶予因舉唐李商隱郎君官貴施行馬及鮑防柴門豈斷施行馬之句二人歛衽愧服行馬控抵也俗士無學信口訛評前輩小子當

以為戒故特記之

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器不中也說文活  
窳也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  
堅牢也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  
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  
應千尺又和田國傳喜雪云蝗蝻無遺  
種是使此也

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讖  
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曰颺異涼

風段非土木

唐時尼着白衣冷齋夜話則天長壽三年  
詔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為衣  
樂天之妓有樊素小蠻所謂柳枝者即樊  
素也以其善唱柳枝人固以曲名之耳  
非別是一人也

輯杖音集若言收杖于兩手間也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簪建也所以建冠于  
髮也導所以櫟髮髮使入巾簪之裏也  
意導即所謂掃者是也



軟脚之說起于唐玄宗幸諸揚第出有賜  
曰踐踏反有旁曰軟脚又郭子儀自同  
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  
三百千

蘇李並稱不獨蘇武李陵也唐蘇味道與  
里人李嶠俱以文章顯蘇晉李嶠同知  
制誥時皆號蘇李又蘇頲李又對掌文  
誥明皇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今  
有卿及李又亦世不乏人

世謂有援助為有氣力唐人已以此語朝  
野僉載云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衡有  
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  
壯何不求選兵部荅曰外議謂崔侍郎  
下有氣力者即得選翹關武后時置武  
舉有此科

詩社字古人多用之如歐陽文忠云唱高  
誰敢投詩社梅摯云草色暗迷詩社遠  
東坡云詩社何妨載酒泛

劉景文名季孫平之次子也與東坡友善  
慷慨奇士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

萬軸畫數百幅景文美髯謂之髯劉  
趙景貺以詩求東坡作東齋榜銘坡聞都  
下有寄景貺酒者因戲和其韻求分一  
壺作潤筆云王孫天麒麟眸子與而澈  
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  
落筆坐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  
長餅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  
一石要燭滅潤筆字起于隋鄭澤為隆  
州刺史召還賜宴醜泉宮復爵沛國公  
上柱國上令內史李德林立作召書高

穎戲謂譯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杖策  
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鮮于子駿閬州人司馬濕公嘗謂蘇子瞻  
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  
時青齊歲艱令子駿賑之也

工希明纂天文圖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  
傳于世蓋星曆之學也

揚行先嘗以梁貞白先生所述登真隱訣  
借東坡坡有詩云新年得異書西郭有  
逸民指行先也

坡和猶子遲贈孫志舉云我家六男子朴  
學非時新謂邁迨邁迨遠也

劉器之名安世終於珪文閣待制學者號  
曰元域先生自言嘗夢飛身與坐床皆  
起空中故東坡有詩云橫空初不跨鵬  
鰲但覺胡床步步高又先生渡海北還  
以三更發瓊州晚到遮角場又先生語  
錄云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  
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烟瘴之地更  
加以酒必大發疾故其過嶺即合家斷

酒雖歷水土惡弱它人必死之地其合  
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十年矣無一  
患瘴者此其効也

東坡嘗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歌奕棋  
也然却善射公有次韻子由問予善射  
詩一聯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  
解論文

丁公默常以螭蚌送東坡坡以詩謝之落  
句云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  
團雄蟹之臍尖雌蟹之臍團臍即其腹

下壓也園者多膏大而肥大而肥者為  
貴今詩云兩尖團蓋所餽亦不多矣蓋  
珍之也予平生嗜此故錄之

杜牧之嘗為紫微舍人呼為杜紫微其獨  
酌詩云獨携一壺遊秋毫太山小故東  
坡有紫微壺之句

歐陽文忠公貌類退之魏泰東軒雜錄載  
異公一日見韓愈画像語坐客曰此貌  
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也

晉人呼人以卿為常以君為重故王子猷

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竹坡  
命為墨君襲子猷故事也又嘗作墨君  
堂記

東坡與弟子由友愛恋恋不忍暫捨觀風  
雨對床之句可見矣又極推與坡嘗有  
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之句而子由  
又嘗作坡像贊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  
漢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  
謂之夕郎即今之給事中也

水廳祠部也世傳京師謂光祿為飽卿衛

尉為煖卿鴻臚為睡卿司農為走卿宗  
正為冷卿煖卿謂其管儀壺供帳之類  
冷卿謂其管玉牒所玉牒宗室世譜也  
蜀中太守無不画像者見其一卷送周正孺詩註  
東坡知穎時日與歐陽叔弼趙景旣陳履  
常相從而劉景文忽一馬兩僕相訪不  
數日柳戒之亦過之一時賓客之盛頃  
所未有然叔弼景文戒之不數日皆去  
劉景文遂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張乖崖名詠自蜀代去由一卷實封文字

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後十年公  
薨手陳訃至僧發所由文字乃公画像  
自贊曰乖則違衆崖則不利物乖崖之  
名聊以自表德因號乖崖出范蜀東齋記

嘉祐初東坡與子由寓興國浴室時晁美  
叔來訪謂坡曰吾從歐陽公遊久矣公  
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須  
放他出一頭地

杜牧之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宅南  
州郡中有睡足齋此也

子由號東軒長老東軒在筠州子由居官時所建

蘇子由一字同叔東坡還須略報老同叔之語又元日立春云巳卯嘉辰壽阿同

元巳卯  
子由本命

玉鈎斜桂苑叢談李蔚咸通中自大梁移鎮淮海見郡寡勝遊之地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亭又路失玉鈎者此揚州戲馬亭事也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

還朝雲姓王氏錢塘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暮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為亭名六如有銘

唐天師著神仙可學論一卷坡侍弟四仙道

錢塘僧思聰縱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殊辟穀常啖蜜故坡目之為琴聰蜜殊

東坡性好睡常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

宇之句

見宿臨安淨土寺詩

東坡平日不飲茶食罷唯啜三二口祇以  
濃茶漱口而已嘗有食罷茶甌未要深  
之句是也

仇池有九十九泉

宋制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竇華自號嘯嘯翁又樂天亦號嘯嘯翁李

林宗自直木常謂白為嘯嘯翁

出雲溪友議

陳後主常問煬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  
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也

文與可有四絕謂詩一也楚詞二也草書  
三也畫四也

文與可嘗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  
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  
其側與可既歿之年子瞻始題有詩鳴  
學草餘蕪入竹三昧及攀世知珍之會  
賞獨予最奇語又與可嘗云世無知我  
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歸來子晁補  
之云文同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  
名

孔密州

東坡常和其五絕句一曰卽

家泊題二曰春步西園見寄三曰東欄

梨花四曰和流杯 上學書小詩五曰

堂後白牡丹也其牡丹詩云何似後堂

冰玉潔游蜂非意不相干 蓋孔頗蓄

聲妓而客無見者故云

司馬文正獨樂園在洛中公於國子監側

得營創為此園 元城劉先生語錄云

菊性傲霜崇寧間劉

蒙始與宗人劉

元孫伯紹老相

與訂論為譜凡十有

五

徐州黃鶴樓坡守徐時撤郡聽事所蓋也

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

文典可在洋州有園池三十所曰湖橋曰

橫湖曰書軒曰肥池曰竹隴曰玳浦曰

蓼嶼曰望雲樓曰天漢臺曰持月臺曰

樂樹曰黨水後與各切泉亭曰吏隱亭曰霜

筠亭曰無言亭曰露香亭曰涵虛亭曰

溪光亭曰過溪亭曰披錦亭曰襪亭曰

菴落亭曰茶蘼洞曰篔簹谷曰寒蘆港



曰野人廬曰此菴曰金橙曰南園  
曰壯園

余性維不喜地理家餘姚僧文鑿者嘗為  
某人治其母氏塋自謂得善地矣以織  
成絹二端米二十斛酬之塋未四月而  
某人坐事被殺籍其家可悲也余一日  
過揚遐觀父子偶論及此揚曰數耳非  
鑿過也余曰鑿術紕繆固不足道術苟  
精矣地苟美矣數至亦不可免信之何  
益揚父子無語揚之營樓居及壽藏悉

用其術不十年揚之資產亦沒之寡弱  
幾不能存或曰鑿蓋射利者尔地形不  
合其法則鑿地為池畚土為岡以成其  
說此又與彼術論客土者戾矣世俗不  
寤徃徃泥此以徵福何哉

此條旧本在張潞翁至武

夷之後

吾先君常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禽啾鳴  
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  
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  
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

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此條日本在周官夷隸之後

文公喜學王荆公書其友鄧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通於河洛學文于元祐學書於荆公為不可曉

北方地椒貼地食葉小味微辛土人以煮羊肉極香美

金蓮花似蓮花而小色黃如金六七月開搶竿嶺多為藥笛土人擷以為蔬

刺竹叢生根盤枝密幹多刺芒銳如棘邕州羅陽縣有布苗材土人呼泉為布

兩江無舩以大木剗其中可受數人謂之

艇

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囊予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取後為他人所匿及觀張張賓護却蘆家郎竊賣其家王內史借船帖黃大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閩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持玩物之物眠人者貪恐之輩一

目而覬覦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  
鉤以計是皆綠林之徒也欵

插衡善過滄陽摻音 切李恕文惟中

周子嘉九日分韻與擊字同押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  
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  
何為怪說謂文禕仙去駕來憇于此閻  
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  
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偉  
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喜事者妄為之

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  
之樓傍有石照齊不知何妄男子題詩  
窻間遽相傳聞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  
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  
亦載馮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坡黃鶴樓詩結句云願君典考然不然  
此語可信馮公傳指文偉過也

朱文公題曹操帖子少時曾學此表劉共  
又方學顏書扈肺帖子以字畫古今謂  
之共又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

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嘿然無以應今  
觀此謂天道禍淫不中厥命盖有感劇  
共又之言云

臨安有石鏡山高三十六丈唐地志山之  
東峰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如  
太平寰宇記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布衣  
時嘗照此鏡鏡起而聲戰故坡有誰知  
山頭石識此希世彥然陰氣逼吮起猶  
聳戰者謂此也

### 霏雪錄終

### 書霏雪錄後

右霏雪錄吾鄉鎔西江先生所著也惟  
先生博學工文辭教授鄉里不干仕進  
平生所著有嵩陽稿詩律及斯錄凡若  
千卷藏於家比沒而嵩陽稿間見于  
聖朝文纂越山鍾秀集明詩律粹行世  
已久詩律舊與其友唐士淳先生文斷  
並傳近好事者既取文斷板行而詩律  
盖將及之矣獨斯錄未克行世謚記幼  
從其嗣子半齋先生游常出示斯錄以

資考閱而先伯文布政府君夙常語謚  
吾師平日有見輒筆以成斯錄其考據  
精紀載覈論議正小子其恒手弗釋所  
得倍究他籍謚謹識之不忘惜今其本  
累謄荐訛頃方自其嗣孫岳求得所藏  
本校正之爰出似同寅吳僉憲原明觀  
之曰斯錄于學者良有裨也而鄉人汝  
寧守錢大用亦謂斯錄蓋夙慕而今始  
獲睹因相與謀饒梓以興四方共之先  
生始占籍越之山陰其家有西江草堂

人因稱為西江先生云

成化甲辰春仲月吉日後學會稽胡謚  
書